浙江潮

第二十五期

主編人　嚴北溟
發行所　浙江潮週刊社
經售處　各大書局
通訊址　金華酒坊巷卅四號本社
　　　　麗水辦事處麗陽弄三號
電話　金華本社六十九號
定價　本期零售每册大洋四分
訂閱　半年九角全年一元七角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兩條線上的鬥爭

嚴北溟

在抗戰時期的思想領域內，我們要展開兩條線上的鬥爭，一是觀念論，一是機械論。

為甚麼要進行這兩條線上的鬥爭呢？因為抗戰以來，因了暫時局部的軍事失敗，致一切荒謬見解，錯誤理論，龐雜充斥於國內思想界，而究其謬誤的癥結所在，一是害了觀念論的病，一是中了機械論的毒。孟子說：『辟而闢之，廓如也』；韓愈說：『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為要澄清思想界的烏烟瘴氣，為要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所以我們要展開兩條線上的鬥爭。

觀念論和機械論都是哲學上的術語，患這兩種病的，不必盡是有哲學素養的人，甚至根本不懂哲學，但他們却有意或無意地墮入此兩大思想陷穽而不自覺；因此，我們要喚醒他們，喚而不醒，就需要鬥爭。

甚麼是觀念論呢？它的特點有四：

（一）觀念論者也就是主觀唯心論者，他們認定人類的精神、意志和理性等高於一切，而忽視客觀物質環境的重要，甚至否認其存在。不知『不是人的意識支配物質環境，反而是物質環境支配了人的意識』，脫離了物質環境的所謂精神、意志、理性，任它如何高尚，結果僅是玄想、幻想，祇存在於主觀之中，客觀現實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觀念論者純粹是一種空想的主觀主義者。

（二）觀念論者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的，他們死抱形式邏輯的公式，雖也看見事物間的矛盾，却看不見矛盾中的統一。因此，他們不僅只重視主觀理想，輕視客觀環境，同時又把主觀理想和客觀環境絕對對立起來，認為兩者間絕無可統一之處。他們把利用客觀環境認作對客觀環境屈服，不知主觀理

本期要目

兩條線上的鬥爭……嚴北溟
瞭望哨（六則）……林　初
對於蘇聯出兵遠東問題觀感的檢討……李　蘇
觀區各縣的一般問題及其解決……吳忠來
抗戰時期的繪畫運動……朱　耶
短簡二則……黃紹竑　胡健中
通訊：紅鬍髭的鎮兵……阿　錫
速寫：金華－後方的樂園……王加點

浙江潮

第二十五期

主編人　嚴北溟
發行所　浙江潮週刊社
經售處　各大書局
通訊址　金華酒坊巷卅四號本社　麗水辦事處鬱𪇘弄三號
電話　金華本社六十九號
定價　本期零售每册大洋四分
訂閱　半年九角全年一元七角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兩條線上的鬥爭

嚴北溟

在抗戰時期的思想領域內，我們要展開兩條線上的鬥爭，一是觀念論，一是機械論。

爲甚麽要進行這兩條線上的鬥爭呢？因爲抗戰以來，因了暫時局部的軍事失敗，致一切荒謬見解，錯誤理論，龐雜充斥於國內思想界，而究其謬誤的癥結所在，一是害了觀念論的病，一是中了機械論的毒。孟子說：「辟而闢之，廓如也」；韓愈說：「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爲要澄清思想界的烏烟瘴氣，爲要保證抗戰的最後勝利，所以我們要展開兩條線上的鬥爭。

觀念論和機械論都是哲學上的術語，患這兩種病的，不必盡是有哲學素養的人，甚至根本不懂哲學，但他們却有意或無意地墮入此兩大思想陷穽而不自覺；因此，我們要喚醒他們，喚而不醒，就需要鬥爭。

甚麽是觀念論呢？它的特點有四：

（一）觀念論者也就是主觀唯心論者，他們認定人類的精神、意志和理性等高於一切，而忽視客觀物質環境的重要，甚至否認其存在。不知「不是人的意識支配物質環境，反而是物質環境支配了人的意識」，脫離了物質環境的所謂精神、意志、理性，任它如何高尚，結果僅是玄想、幻想，祇存在於主觀之中，客觀現實上是不存在的。所以觀念論者純粹是一種空想的主觀主義者。

（二）觀念論者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的，他們死抱形式邏輯的公式，雖也看見事物間的矛盾，却看不見矛盾中的統一。因此，他們不僅只重視主觀理想，輕視客觀環境，同時又把主觀理想和客觀環境絕對對立起來，認爲兩者間絕無可統一之處。他們把利用客觀環境認作對客觀環境屈服，不知主觀理

本期要目

兩條線上的鬥爭……嚴北溟
瞭望哨（六則）……林　初
對於蘇聯出兵遠東問題觀察的檢討……李　驥
戰區各縣的一般問題及其解決……吳景?
抗戰時期的編審運動……朱　耶
短論二篇……黃紹竑　胡健中
通訊：紅鬍鬚的號兵……阿　錫
速寫：金華——後方的樂園……干加點

想的實現，必須要配合客觀環境的一定條件纔有可能。如果只憑一個人抽象空洞的主觀理想，異想天開，亂掉亂幹，全不顧及客觀現實的情狀如何，結果自然要變成盲動主義者，而觀念論者恰是如此。

（三）觀念論者對於事物質與量的觀察，也是片面的，他們只看見事物之質的突變，而看不見量的漸變，不知只有量的漸變過程纔是達到質的突變的唯一基礎。因此，他們對於做一件事，決不會有耐心，利用周圍環境的一切條件，按照一定步驟，積蓄一定成績（量的漸變過程），去求達到一定的目的（質的突變終點），而只想速成，躐等，「揠苗助長」，有目的，無手段，這類人勞緊急色兒一樣，可稱之為躁進主義者。

（四）觀念論者觀察事物，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內容，更不能從進化的觀點上，去了解事物變化之高級的發展。譬如他們常喜搬出歷史上某些例子來說明現代的事情，只要發現形式上有某幾點相同，就拿一個公式來斷定現代某一事物會和古代某一事物起同樣的變化。不知道歷史不是循環的，更不會開倒車的，天下決沒有一個死不變的公式可以歷諸萬古而不磨，放諸四海而皆準。他們因不悟此理，結果遂流為公式主義者。

總括起來說：觀念論的害處，一是主觀主義，二是盲動主義，三是躁進主義，四是公式主義。

甚麼是機械論呢？它也有四項特點：

（一）如果說觀念論者太忽視客觀環境，那麼，機械論者卻又太過於重視客觀環境，因過於重視的結果，不知不覺地只感覺到客觀環境力量的偉大，而忘卻了人類主觀努力有時也可以克服客觀環境。他們禁不起環境的打擊，困難的逆襲，而容易消極灰心下來，結果遂與環境妥協，被環境征服。這派人在哲學上雖自稱為唯物論者，可是他們觀察事物，純粹憑着庸俗的機械的眼光，所以又稱為機械的唯物論者。就普通說，這派人也就是所謂「世故極深」的人，「妥協主義」就是他們的處世哲學。

（二）機械論者雖承認「矛盾的統一」這一動的邏輯的定律，但他們卻很歪曲地認為所謂矛盾的統一，只是兩種相互衝突力量恰恰相等而維持均衡狀態之謂，不知矛盾的統一，決不是均衡狀態，而是在相對統一中一種力量克服另一種力量之鬥爭的變化過程。如所謂統一只是維持均衡狀態，那就不會有鬥爭，也就不會有進步、有發展，而所謂矛盾是一切進步發展的推動力，就無從解釋。這樣的機械論，我們稱之為均衡主義。

（三）上面說觀念論者只看見事物之質的突變，而看不見量的漸變；機械論者恰恰相反，他們只承認有量的變化而不承認有質的變化。他們尤其好拿低級事物去解釋高級事物。譬如社會現象，在他們看來，也很可拿物理、化學、生物學的法則來解釋，這樣，他們把一切事物之高級的質的變化都還元作低級的量的變化，所以又稱為還元主義者。

（四）因為機械論者認定矛盾的統一只是兩種相互衝突力量的維持均衡，於是統一的破壞和恢復，也就等於均衡的破壞和恢復，結果在變化中，我們只看見破壞又恢復，恢復又破壞，既看不見發展，也看不見高級事物的發生，於是歷史是循環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一分一合中，永遠也不會進化了！這樣的機械論，只有稱之為退化主義。

總括起來說：機械論的害處，一是妥協主義，二是均衡主義，三是還元主義，四是退化主義。

關於觀念論和機械論在哲學上的說明，暫此為止。現在要看這兩種錯誤觀點，究竟在抗戰時期發生怎樣的影響？產生怎樣的流毒？

這裏我們要明白指出：

想的實現，必須要配合客觀環境的一定條件纔有可能。如果只憑一個人抽象空洞的主觀理想，異想天開，亂掽亂幹，全不顧及客觀現實的情狀如何，結果自然要變成盲動主義者，而觀念論者恰是如此。

（三）觀念論者對於事物質與量的觀察，也是片面的，他們只看見事物之質的突變，而看不見量的漸變，不知只有量的漸變過程纔是達到質的突變的唯一基礎。因此，他們對於做一件事，決不會有耐心，利用周圍環境的一切條件，按照一定步驟，積蓄一定成績（量的漸變過程），去求達到一定的目的（質的突變終點），而只想速成，躐等，『揠苗助長』，有目的，無手段，這類人勞緊急色兒一樣，可稱之爲躁進主義者。

（四）觀念論者觀察事物，只注重形式，不注重內容，更不能從進化的觀點上，去了解事物變化之高級的發展。譬如他們常喜搬出歷史上某些例子來說明現代的事情，只要發現形式上有某幾點相同，就拿一個公式來斷定現代某一事物會和古代某一事物起同樣的變化。不知道歷史不是循環的，更不會開倒車的，天下決沒有一個死不變的公式可以厤諸萬古而不磨，放諸四海而皆準。他們因不悟此理，結果遂流爲公式主義者。

總括起來說：觀念論的害處，一是主觀主義，二是盲動主義，三是躁進主義，四是公式主義。

甚麼是機械論呢？它也有四項特點：

（一）如果說觀念論者太忽視客觀環境，那麼，機械論者卻又太過於重視客觀環境，因過於重視的結果，不知不覺地只感覺到客觀環境力量的偉大，而忘卻了人類主觀努力有時也可以克服客觀環境。他們禁不起環境的打擊，困難的逆襲，而容易消極灰心下來，結果遂與環境妥協，被環境征服。這派人在哲學上雖自稱爲唯物論者，可是他們觀察事物，純粹憑着庸俗的機械的眼光，所以又稱爲機械的唯物論者。就普通說，這派人也就是所謂『世故極深』的人，『妥協主義』就是他們的處世哲學。

（二）機械論者雖承認『矛盾的統一』這一動的邏輯的定律，但他們卻很歪曲地認爲所謂矛盾的統一，只是兩種相互衝突力量恰恰相等而維持均衡狀態之謂，不知矛盾的統一，決不是均衡狀態，而是在相對統一中一種力量克服另一種力量之鬥爭的變化過程。如所謂統一只是維持均衡狀態，那就不會有鬥爭，也就不會有進步、有發展，而所謂矛盾是一切進步發展的推動力，就無從解釋。這樣的機械論，我們稱之爲均衡主義。

（三）上面說觀念論者只看見事物之質的突變，而看不見量的漸變；機械論者恰恰相反，他們只承認有量的變化而不承認有質的變化。他們尤其好拿低級事物去解釋高級事物。譬如社會現象，在他們看來，也很可拿物理、化學、生物學的法則來解釋，這樣，他們把一切事物之高級的質的變化都還元作低級的量的變化，所以又稱爲還元主義者。

（四）因爲機械論者認定矛盾的統一只是兩種相互衝突力量的維持均衡，於是統一的破壞和恢復，也就等於均衡的破壞和恢復，結果在變化中，我們只看見破壞又恢復，恢復又破壞，既看不見發展，也看不見高級事物的發生，於是歷史是循環的，『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一分一合中，永遠也不會進化了！這樣的機械論，只有稱之爲退化主義。

總括起來說：機械論的害處，一是妥協主義，二是均衡主義，三是還元主義，四是退化主義。

關於觀念論和機械論在哲學上的說明，暫此爲止。現在要看這兩種錯誤觀點，究竟在抗戰時期發生怎樣的影響？產生怎樣的流毒？

這裏我們要明白指出：

在觀念論中——

（一）主觀主義是「空想派」的根源　一個人太主觀了，他的見解一定是流於空想的。戰爭是一個客觀現實的兩國大決鬥，這其中雜不得絲毫的主觀，絲毫的空想。戰勝敵人，要在我們一點一滴的工作實踐中脚踏實地的去設其實現。觀念論者一腦袋的玄妙空虛的理想，往往只見其遠而不見其近，結果因爲理想永遠是理想，他又不得不悲觀起來，而認爲一切沒有辦法，所以空想派的收場，又一定是悲觀派。

（二）盲動主義是「蠻幹派」的根源　盲動主義者把個人主觀的願望和客觀現實環境絕對對立起來，因而亂衝亂碰，行險倖倖；他們在抗戰思想與行動的表現上，雖有救國的熱忱，犧牲的志願，然而因爲不懂得如何利用制勝敵人的各種客觀有利的條件，不善運用符合敵我情勢各種巧妙靈活的戰略，或者認爲單憑精神力量就可打退敵人，或者認爲單純軍事努力卽可代替一切，這種人熱忱有餘，而認識不足，可說是有勇無謀的蠻幹派。

（三）躁進主義是「速勝論」的根源　「最後勝利是我們的」，這是顚仆不破的眞理，但要實現這一眞理，定須經過一個長期艱難困苦的鬥爭過程。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日本旣無法「速決」，我們也莫想「速勝」。躁進主義者的想法却不然，他不能就敵我的眞實情況作知己知彼的判斷，他往往主觀地强調敵人的弱點，而誇大自己的強點，不知敵我強弱對比形勢的轉變（質的變化），是要在一段很長期的消耗戰後（量的變化），纔能達到目的，單憑主觀的希望，以爲戰局馬上可以好轉，最後勝利不日卽可來到，這就是毫無根據的「速勝論」。

（四）公式主義是「亡國論」的根源　公式主義者和躁進主義者相反，後者是樂觀的而前者是悲觀的。公式主義者爲甚麼會悲觀呢？因爲他平日喜歡抱着一個歷史的公式，引古證今，自以爲是，他看到歷史上許多亡國的例證，又看看目前抗戰形勢，自不能不令嚴然悲觀起來。他很可以搬出蒙古亡宋女眞滅明的歷史證據來證明小而強的國家可以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證明殘暴野蠻的民族可以滅亡「禮義之邦」的民族。就撇開歷史吧，他們也可以搬出意國亡阿德國併奧的事實，來證明法西侵略強盜確可以滅亡力求解放的弱小民族。「抗戰必亡論」或「再戰必亡論」，就是公式主義者對目前中國問題的解答。

在機械論中——

（一）妥協主義是「主和論」的根源　中日客觀形勢是個很大的強弱不同的對比，這在機械論的妥協主義者看來，中國當然只有屈服於這一客觀環境；抗戰一年的結果，國土日蹙，犧牲慘重，爲避免再受犧牲計，更只有早些屈服於這一客觀環境。換句話說：這派人在起初是不主張抗戰的，抗戰以後，又是隨時主張求和（投降）的，所有漢奸親日份子以及一切對抗戰勝利無堅決信心的人，都屬於這一派。

（二）均衡主義是「準備論」的根源　均衡主義的機械論者因爲只從外表上看到中日兩國強弱不同的對比，就斷定中國非日本之敵，因此在抗戰以前，他們一味高呼「準備論」，認爲中國和日本開仗，一定要俟準備到和日本同樣的程度，等到兩國國力已達均衡狀態，然後可以旗鼓相當，一決雌雄。他們看到目前戰局的不利，認爲唯一的原因，還是事前準備得不充分，因此時時嗟歎怨恨於抗戰爆發的爲時過早。

（三）還元主義是「唯武器論」的根源　還元主義者重量而不重質，他們好把一切高級事物之質的變化，還元作低級事物之量的說明，因此，他們一定要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被壓迫民族爲反抗帝國主義而包含着許多必勝因素的神聖革命戰爭，還元作飛機大炮等武器數量上的對抗，而形成了淺薄的「唯武器論」者。

（四）退化主義是「犧牲論」的根源　退化主義的機械論者只看見戰爭之破壞性質的一面，而不知戰爭是揚棄一切舊的不合理

在觀念論中——

（一）主觀主義是「空想派」的根源　一個人太主觀了，他的見解一定是流於空想的。戰爭是一個客觀現實的兩國大決鬥，這其中雜不得絲毫的主觀，絲毫的空想。戰勝敵人，要在我們一點一滴的工作實踐中脚踏實地的去設其實現。觀念論者一腦袋的玄妙空虛的理想，往往只見其遠而不見其近，結果因爲理想永遠是理想，他又不得不悲觀起來，而認爲一切沒有辦法，所以空想派的收場，又一定是悲觀派。

（二）盲動主義是「蠻幹派」的根源　盲動主義者把個人主觀的願望和客觀現實環境絕對對立起來，因而亂撞亂碰，行險倖倖；他們在抗戰思想與行動的表現上，雖有救國的熱忱，犧牲的志願，然而因爲不懂得如何利用制勝敵人的各種客觀有利的條件，不善運用符合敵我情勢各種巧妙靈活的戰略，或者認爲單憑精神力量就可打退敵人，或者認爲單純軍事努力即可代替一切，這種人熱忱有餘，而認識不足，可說是有勇無謀的蠻幹派。

（三）躁進主義是「速勝論」的根源　「最後勝利是我們的」，這是顛仆不破的眞理，但要實現這一眞理，定須經過一個長期艱難困苦的鬥爭過程。我們的抗戰是持久戰，日本旣無法「速決」，我們也莫想「速勝」。躁進主義者的想法却不然，他不能就敵我的眞實情况作知己知彼的判斷，他往往主觀地强調敵人的弱點，而誇大自己的强點，不知敵我强弱對比形勢的轉變（質的變化），是要在一段很長期的消耗戰後（量的變化），纔能達到目的，單憑主觀的希望，以爲戰局馬上可以好轉，最後勝利不日即可來到，這就是毫無根據的「速勝論」。

（四）公式主義是「亡國論」的根源　公式主義者和躁進主義者相反，後者是樂觀的而前者是悲觀的。公式主義者爲甚麼會悲觀呢？因爲他平日喜歡抱着一個歷史的公式，引古證今，自以爲是，他看到歷史上許多亡國的例證，又看看目前抗戰形勢，自不能不令厥然悲觀起來。他很可以搬出蒙古亡宋女眞滅明的歷史證據來證明小而强的國家可以滅亡大而弱的國家，證明殘暴野蠻的民族可以滅亡「禮義之邦」的民族。就撇開歷史吧，他們也可以搬出意國亡阿德國併奧的事實，來證明法西侵略强盜確可以滅亡力求解放的弱小民族。「抗戰必亡論」或「再戰必亡論」，就是公式主義者對目前中國問題的解答。

在機械論中——

（一）妥協主義是「主和論」的根源　中日客觀形勢是個很大的强弱不同的對比，這在機械論的妥協主義者看來，中國當然只有屈服於這一客觀環境；抗戰一年的結果，國土日蹙，犧牲慘重，爲避免再受犧牲計，更只有早些屈服於這一客觀環境。換句話說：這派人在起初是不主張抗戰的，抗戰以後，又是隨時主張求和（投降）的，所有漢奸親日份子以及一切對抗戰勝利無堅決信心的人，都屬於這一派。

（二）均衡主義是「準備論」的根源　均衡主義的機械論者因爲只從外表上看到中日兩國强弱不同的對比，就斷定中國非日本之敵，因此在抗戰以前，他們一味高呼「準備論」，認爲中國和日本開仗，一定要俟準備到和日本同樣的程度，等到兩國國力已達均衡狀態，然後可以旗鼓相當，一決雌雄。他們看到目前戰局的不利，認爲唯一的原因，還是事前準備得不充分，因此時時嗟歎怨恨於抗戰爆發的爲時過早。

（三）還元主義是「唯武器論」的根源　還元主義者重量而不重質，他們好把一切高級事物之質的變化，還元作低級事物之量的說明，因此，他們一定要把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被壓迫民族爲反抗帝國主義而包含着許多必勝因素的神聖革命戰爭，還元作飛機大炮等武器數量上的對拚，而形成了淺薄的「唯武器論」者。

（四）退化主義是「犧牲論」的根源　退化主義的機械論者只看見戰爭之破壞性質的一面，而不知戰爭是揚棄一切舊的不合理

的現象而促進社會朝向高級狀態發展之有力的契機。他們不相信中日兩國經過這次戰爭後，會同要產生一個合理的新社會、新國家，因而他們對中國的抗戰更表示悲觀，他們認爲抗戰的目的和結果，都只有犧牲，否則和日本玉石俱焚，使東亞文明同歸斯滅。這樣的「犧牲論」者，實際上他們就是老早懼怕戰爭而主張親日妥協的。

這樣，我們爲甚麼要反對觀念論和機械論呢？爲甚麼要進行兩條線上的鬥爭呢？問題就可以簡單答覆：（一）無論是觀念論中的空想派、蠻幹派、速勝論和亡國論，以及機械論中的主和論、準備論、唯武器論和犧牲論，事實上都是民族失敗主義者，都是要不得的有害思想；（二）是說觀念論和機械論是一切荒謬思想錯誤理論的根源，只有肅清了觀念論和機械論，然後一切謬誤的思想理論纔可以根除。

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要怎樣去進行和發展兩條線上的鬥爭呢？答覆是，方式有三；（一）理論的說服，（二）嚴正的駁斥，（三）揭露兩派思想危害抗戰的陰謀，使大家不受其欺騙麻醉。我們這裏所採取的是第一種方式，也就是用理論說服的方式。

要怎樣去說服觀念論者呢？

第一，我們要告訴主觀主義的空想派，你們尊重個人的精神、意志、理性，認爲高於一切，不錯，我們也認定精神、意志、理性在抗戰中的偉大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事實上你們如認定它能起唯一的作用時，你們就會放棄其他一切客觀物質條件不加講究，而以爲單憑主觀的精神條件就可戰勝敵人，結果，你們也許可以相信「大刀救國論」，甚至於相信「祈禱救國論」，「絕食救國論」，那是何等虛無縹緲空中樓閣的幻想啊！

第二，我們要告訴盲動主義的蠻幹派，你們的蠻幹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但事情到你們手裏只會弄糟，不會弄好，愈蠻幹就愈不能成功。須知蠻幹和硬幹實幹是有分別的，日寇向中國的瘋狂進攻，可以說是蠻幹，但看他自掘墳墓！硬幹實幹，是看清並針對現實環境，有了一定的計劃、步驟、和方針，然後再加以主觀的努力，堅毅切實的幹下去，這樣的事情沒有不成功的。譬如就抗戰而言，一方面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各部門都要配合適宜，一方面人力、物力、財力、武力、智力、都要發揮淨盡，這就是保證抗戰勝利的客觀條件，缺一不可。有些人看不清全面戰爭的全面性，以爲單憑某幾項部門或某幾種力量而不必全面發動，也可以制勝敵人，這是錯誤的。尤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堅持抗戰與爭取勝利的唯一担保，有人以爲不要統一戰線也可以抗戰，這一定要流於盲動主義。又有人以爲在各黨各派當中還不妨加緊磨擦一下，念念不忘於排除異己，而不知當前的客觀環境，就決不容許這樣企圖。這些人也只可稱他是蠻幹主義的信徒。

第三，我們要告訴躁進主義的速勝論者，你們希望戰局速勝，恨不得三天三晚就把「鬼子」趕出中國，這種心情是可嘉的，但同時也是可哀的。爲甚麼可哀呢？因爲你們不明白持久抗戰的性質，同時又把敵人估計過低，希望戰局馬上速勝，這在你心中便已存了幾分驕氣，聞勝而驕，自不待言；可是你的希望愈大失望便愈難堪，聞勝愈驕，聞敗便將愈餒，這難道不是可哀嗎？要知道日本是有了四十年養精蓄銳的武裝帝國主義國家，是世界六七強國之一，他雖然將因中日戰爭而走上崩潰之路，但目前究還有餘力作最後掙扎，他的進攻中國的力量，究還沒有達到不能再進的終點，同時中國抗戰一面消耗敵人，一面充實自己的努力，目前也還沒有達到足以壓過敵人轉敗爲勝的程度。這些，都要在長期戰爭中，在敵愈打愈弱，我愈打愈強的趨勢之下，由於一點一滴的積累，改變兩國原有強弱對比的關係，重新造成一我優敵

的現象而促進社會朝向高級狀態發展之有力的契機。他們不相信中日兩國經過這次戰爭後，會同要產生一個合理的新社會、新國家，因而他們對中國的抗戰更表示悲觀，他們認爲抗戰的目的和結果，都只有犧牲，否則和日本玉石俱焚，使東亞文明同歸斯滅。這樣的「犧牲論」者，實際上他們就是老早懼怕戰爭而主張親日妥協的。

這樣，我們爲甚麽要反對觀念論和機械論呢？爲甚麽要進行兩條線上的鬥爭呢？問題就可以簡單答覆：（一）無論是觀念論中的空想派、蠻幹派、速勝論和亡國論，以及機械論中的主和論、準備論、唯武器論和犧牲論，事實上都是民族失敗主義者，都是要不得的有害思想；（二）是說觀念論和機械論是一切荒謬思想錯誤理論的根源，只有肅清了觀念論和機械論，然後一切謬誤的思想理論纔可以根除。

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要怎樣去進行和發展兩條線上的鬥爭呢？答覆是，方式有三；（一）理論的說服，（二）嚴正的駁斥，（三）揭露兩派思想危害抗戰的陰謀，使大家不受其欺騙麻醉。我們這裏所採取的是第一種方式，也就是用理論說服的方式。

要怎樣去說服觀念論者呢？

第一，我們要告訴主觀主義的空想派，你們尊重個人的精神、意志、理性，認爲高於一切，不錯，我們也認定精神、意志、理性在抗戰中的偉大作用，但不是唯一的作用。事實上你們如認定它能起唯一的作用時，你們就會放棄其他一切客觀物質條件不加講究，而以爲單憑主觀的精神條件就可戰勝敵人，結果，你們也許可以相信「大刀救國論」，甚至於相信「祈禱救國論」，「絕食救國論」，那是何等虛無縹緲空中樓閣的幻想啊！

第二，我們要告訴盲動主義的蠻幹派，你們的蠻幹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但事情到你們手裏只會弄糟，不會弄好，愈蠻幹就愈不能成功。須知蠻幹和硬幹實幹是有分別的，日寇向中國的瘋狂進攻，可以說是蠻幹，但看他自掘墳墓！硬幹實幹，是看清並針對現實環境，有了一定的計劃、步驟、和方針，然後再加以主觀的努力，堅毅切實的幹下去，這樣的事情沒有不成功的。譬如就抗戰而言，一方面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各部門都要配合適宜，一方面人力、物力、財力、武力、智力、都要發揮淨盡，這就是保證抗戰勝利的客觀條件，缺一不可。有些人看不清全面戰爭的全面性，以爲單憑某幾項部門或某幾種力量而不必全面發動，也可以制勝敵人，這是錯誤的。尤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堅持抗戰與爭取勝利的唯一担保，有人以爲不要統一戰線也可以抗戰，這一定要流於盲動主義。又有人以爲在各黨各派當中還不妨加緊磨擦一下，念念不忘於排除異己，而不知當前的客觀環境，就決不容許這樣企圖。這些人也只可稱他是蠻幹主義的信徒。

第三，我們要告訴躁進主義的速勝論者，你們希望戰局速勝，恨不得三天三晚就把「鬼子」趕出中國，這種心情是可嘉的，但同時也是可哀的。爲甚麽可哀呢？因爲你們不明白持久抗戰的性質，同時又把敵人估計過低，希望戰局馬上速勝，這在你心中便已存了幾分驕氣，聞勝而驕，自不待言；可是你的希望愈大失望便愈難堪，聞勝愈驕，聞敗便將愈餒，這難道不是可哀嗎？要知道日本是有了四十年養精蓄銳的武裝帝國主義國家，是世界六七強國之一，他雖然將因中日戰爭而走上崩潰之路，但目前究還有餘力作最後掙扎，他的進攻中國的力量，究還沒有達到不能再進的終點，同時中國抗戰一面消耗敵人，一面充實自己的努力，目前也還沒有達到足以賽過敵人轉敗爲勝的程度。這些，都要在長期戰爭中，在敵愈打愈弱，我愈打愈強的趨勢之下，由於一點一滴的積累，改變兩國原有強弱對比的關係，重新造成一我優敵

劣的形勢，那麼，當敵人進攻力量的終點，便是我方反攻大勝的起點，那時戰局便會有了突變，而將急轉直下，以達到中國收回全部失土，打到鴨綠江爲止。這是必然的趨勢，但不是短期內可能實現的。在持久戰中，我們要沉着，要忍耐，弛懈固不可，躁進也無益，像某某先生講的：「平型關一個勝仗，冲昏了一些人的頭腦，台兒莊再一個勝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頭腦」，這是千萬要不得的態度。

第四，我們要告訴公式主義的亡國論者，說得不客氣一點，你們總爲「抗戰必亡」或「再戰必亡」是不是你們已經準備好了去做亡國奴呢？你們從「戰必亡」的出發點主張妥協，妥協與亡國有甚麼兩樣呢？要知中國是絕不會亡的。爲甚麼絕不會亡？因爲目前在抗戰！抗戰不獨解除了亡國的危機，而且奠定了建國的基礎。目前中國，絕不能拿古今歷史亡國的例證來比擬，主要的是因爲時間不同，空間不同。時間方面，不能拿幾百年前宋明亡國的史證來比擬今日的中國，空間方面，不能拿阿奧亡國的事實、來衡量我們的中國。中國在抗戰中進步了，在抗戰後一定要更進步而成爲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公式主義者不明瞭事物在鬥爭中前進和朝向高級階段發展的規律，因而否定了「抗戰必勝論」，結果也必然否定了「建國必成論」，這是何等乖謬而有毒的論調！

總之，因爲觀念論者的思想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所以纔有以上各種錯誤的論調，我們說服的方法，最扼要的是使其變主觀爲客觀，化片面爲全面。

怎樣去說服機械論者呢？

第一，我們要告訴妥協主義的主和論者，你們這些「恐日病」專家，以爲日本眞的了不起嗎？請看一年來的事實，他到底「征服」了中國沒有？不錯，在客觀力量的對比上，日本強過中國數倍乃至數十倍，因爲她是強暴的帝國主義國家，而我是落後的被壓迫民族。但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它本身就含有足夠勝利的一個最重要的主觀條件：戰爭性質，一面儘量發洩其特殊野蠻性和退化性，一面則充分發揚其正義性與進步性，當然是後者勝利而前者失敗。再一個主觀條件，就是中國各種新力量在抗戰中的成長：尤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逐漸鞏固和擴大，是提供最後勝利的唯一保證。忽略了這些主觀條件，而只看見客觀強弱對比形勢的可怕，這就是機械論者的觀點，一定要荒謬到主張妥協求和。但我可以告訴這些妥協主和的人們，如果你們是眞的崇拜客觀環境而願意屈服的話，那麼，就請你們相信中日客觀環境就決不容許任何中途妥協，你們屈服於這一客觀的眞理吧！

第二，我們要告訴均衡主義的準備論者，戰爭需要準備，誰敢不予贊同？可是這不過是事實的一面，還請你們看清另一面：敵人是不是會容許我們準備？不錯，在中國連年內戰亦即「安內」時代，敵人是容許我們準備的，因爲我們準備一分，隨即又對內消耗大半分，而他呢，反樂得隔岸觀火，深慶「以華制華」伎倆的獲售。在這樣一個時代，他是決不會大規模武裝進攻中國的，因爲一則政治進攻已夠，二則武力進攻反促成中國內部的團結。西安事變以後，這一形勢改變了，中國內部畢竟在「一致對外」的呼聲下加緊團結起來。這在日本一看，可了不得，中國人這樣的團結覺悟，假以數年，何堪設想！於是而盧溝橋的砲聲，不遲不早，正在東京瀰漫「對華新認識」的空氣之下轟然爆發了！這表示甚麼？這表示日本侵略強盜就決不容許中國在統一團結以後稍有片刻的準備機會；中國人要和平，法西斯要戰爭，祇有戰爭，纔可使中國來不及準備，祇有戰爭，纔可以打擊新中國的抬頭（這是敵人的想法，自然適得其反）。抗戰以來，一般人纔知道，我們的準備工夫是要在戰爭中去完成的，和平準備的夢驚醒

劣的形勢，那麼，當敵人進攻力量的終點，便是我方反攻大勝的起點，那時戰局便會有了突變，而將急轉直下，以達到中國收回全部失土，打到鴨綠江爲止。這是必然的趨勢，但不是短期內可能實現的。在持久戰中，我們要沉着，要忍耐，弛懈固不可，躁進也無益，像某某先生講的：「平型關一個勝仗，冲昏了一些人的頭腦，台兒莊再一個勝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頭腦」，這是千萬要不得的態度。

第四，我們要告訴公式主義的亡國論者，說得不客氣一點，你們總爲「抗戰必亡」或「再戰必亡」是不是你們已經準備好了去做亡國奴呢？你們從「戰必亡」的出發點主張妥協，妥協與亡國有甚麼兩樣呢？要知中國是絕不會亡的。爲甚麼絕不會亡？因爲目前在抗戰！抗戰不獨解除了亡國的危機，而且奠定了建國的基礎。目前中國，絕不能拿古今歷史亡國的例證來比擬，主要的是因爲時間不同，空間不同。時間方面，不能拿幾百年前宋明亡國的史證來比擬今日的中國，空間方面，不能拿阿奧亡國的事實、來衡量我們的中國。中國在抗戰中進步了，在抗戰後一定要更進步而成爲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公式主義者不明瞭事物在鬥爭中前進和朝向高級階段發展的規律，因而否定了「抗戰必勝論」，結果也必然否定了「建國必成論」，這是何等乖謬而有毒的論調！

總之，因爲觀念論者的思想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所以纔有以上各種錯誤的論調，我們說服的方法，最扼要的是使其變主觀爲客觀，化片面爲全面。

怎樣去說服機械論者呢？

第一，我們要告訴妥協主義的主和論者，你們這些「恐日病」專家，以爲日本眞的了不起嗎？請看一年來的事實，他到底「征服」了中國沒有？不錯，在客觀力量的對比上，日本強過中國數倍乃至數十倍，因爲她是強暴的帝國主義國家，而我是落後的被壓迫民族。但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它本身就含有足夠勝利的一個最重要的主觀條件：戰爭性質，一面儘量發洩其特殊野蠻性和退化性，一面則充分發揚其正義性與進步性，當然是後者勝利而前者失敗。再一個主觀條件，就是中國各種新力量在抗戰中的成長：尤其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逐漸鞏固和擴大，是提供最後勝利的唯一保障。忽略了這些主觀條件，而只看見客觀強弱對比形勢的可怕，這就是機械論者的觀點，一定要荒謬到主張妥協求和。但我可以告訴這些妥協主和的人們，如果你們是眞的崇拜客觀環境而願意屈服的話，那麼，就請你們相信中日客觀環境就決不容許任何中途妥協，你們屈服於這一客觀的眞理吧！

第二，我們要告訴均衡主義的準備論者，戰爭需要準備，誰敢不予贊同？可是這不過是事實的一面，還請你們看清另一面：敵人是不是會容許我們準備？不錯，在中國連年內戰亦即「安內」時代，敵人是容許我們準備的，因爲我們準備一分，隨即又對內消耗大半分，而他呢，反樂得隔岸觀火，深慶「以華制華」伎倆的獲售。在這樣一個時代，他是決不會大規模武裝進攻中國的，因爲一則政治進攻已夠，二則武力進攻反促成中國內部的團結。西安事變以後，這一形勢改變了，中國內部畢竟在「一致對外」的呼聲下加緊團結起來。這在日本一看，可了不得，中國人這樣的團結覺悟，假以數年，何堪設想！於是而盧溝橋的砲聲，不遲不早，正在東京瀰漫「對華新認識」的空氣之下轟然爆發了！這表示甚麼？這表示日本侵略強盜就決不容許中國在統一團結以後稍有片刻的準備機會；中國人要和平，法西斯要戰爭，祇有戰爭，纔可使中國來不及準備，祇有戰爭，纔可以打擊新中國的抬頭（這是敵人的想法，自然適得其反）。抗戰以來，一般人纔知道，我們的準備工夫是要在戰爭中去完成的，和平準備的夢驚醒

了！不錯，日本有了四十年的準備，而我們却連四年還不足，但我們却不要等候準備到和日本國力「均衡」，然後纔可以一戰，歷史註定了中國祇能在極匆促的期間，祇能在極困苦艱難的階段，就要以驚人的速度迎頭趕上，而完成歐美日本幾十年的準備；戰爭縮短了中國社會進化的行程，使她在極短期間就趕上了強大的敵人，並且隨着戰爭的延長，還要逐漸改變敵我原有勢力的對比，以達到勝過敵人，殲滅敵人。這一戰爭邏輯，恐怕不是準備論者所能了解的吧！如果照準備論者的說法，那中國就簡直莫想和日本戰，因爲卽算中國能有和平準備的機會，而「我能往，寇亦能往」，我準備一軍，敵人也準備一軍，敵人就他帝國主義的基礎準備易，我們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準備難，結果任我們如何準備，而差度還是四十年。機械論者的所謂「均衡狀態」，豈不是永遠達不到嗎？準備論者眞老早可以休矣！

第三，我們要告訴還元主義的唯武器論者，你們以機械的近視的眼光，只看見敵人飛機大砲的厲害，以爲決定戰爭最後勝負的，就僅僅過這樣一點物質條件，這是何等狹小而偏面的看法！不知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原有精神條件和物質條件兩種。我們不誇大精神作用，然而徒有物質而無精神，是決不能起有效的作用的。飛機要人去開，大砲要人去打，這就包含了精神的積極作用在內。何況戰爭的精神條件還不止此，舉凡（一）戰爭的野蠻性抑正義性，（二）國內戰爭情緒的高漲抑非戰思想的勃興，（三）國際輿論的斥責抑同情，（四）部隊的英勇作戰抑消極厭戰，所有這些條件都應包括在內。而拿這幾條比較的看，日本有那一條夠得上和中國相比呢？又那一條不是決定我抗戰必勝敵侵略必敗的重要因素呢？唯武器論者自命以「唯物」的眼光，只承認物質的力量而否定精神的作用，實在是自陷於錯覺而不知。再則，就單拿物質條件來講吧，它在戰爭中，也應包含人力、物力、財力在內，而武力不過其中之一部份，又如何可拿飛機大砲等武器代表全部物質條件呢？而除開武力不算外，就人力、物力、財力而言，以地小、物少、人少、兵少、財窮的日本，又那裏能和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財多的中國相比呢？總之，中日全部精神力量的對比，還是中國佔優勢，並且這優勢又正在日增不已，而日本却恰恰相反，他的劣勢，也正在日增不已，我們終可以憑着這樣多的優勢打敗劣勢的日本，是毫無疑義的。唯武器論者也把兩國戰爭勝敗的全部決定因素還元作單純的物質條件，又把物質條件所包括的各種因素還元作單純的武器一種；總之，把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還元作單純的飛機大砲的對抗，這種觀點難道不眞是「荒謬絕天下之大倫」嗎！？

第四，我們要告訴退化主義的犧牲論者，戰爭是須得犧牲的，但犧牲不是戰爭的目的，尤其不是我們民族革命戰爭的目的。民族革命戰爭的目的在求生存，在求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幸福；我們深信這目的並不奢，我們理想中的新中國一定會在砲火洗禮中建立起來。而且也不止我們，日本人民大衆將來也要在戰爭中翻身的，他們會起來推翻法西軍閥的統治，建立眞正自由幸福的新日本。因此，這次中日戰爭幾眞是中日兩大民族共同得救的福音！犧牲論者看不透這點，他們只看見戰爭一時的殘酷性和毀滅性，就認爲戰爭的代價祇有犧牲，「犧牲完畢了，戰爭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這話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還有人以爲中國本不應該和日本打的，不過因爲對方逼得太兇，不能不孤注一擲地和他拚一下。這樣戰爭變成了「賭氣」，結果也只有犧牲。這種觀點也是不對的。要知道這次中日戰爭的性質，絕不能拿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戰爭來比擬。就全世界說，它是空前的；就中日兩國說，它是絕後的。如何是空前的呢？因爲全世界從來也沒曾有過這樣一次大規模的爲民族自由解放並爲世界和平正義而戰的革命戰爭。如何是絕後的呢？因爲中日民族經過這次戰爭後，一定是同得解放（原來日本人民大衆在軍閥壓迫下也不算是解放

了！不錯，日本有了四十年的準備，而我們却連四年還不足，但我們却不要等候準備到和日本國力「均衡」，然後纔可以一戰，歷史注定了中國祗能在極匆促的期間，祗能在極困苦艱難的階段，就要以驚人的速度迎頭趕上，而完成歐美日本幾十年的準備；戰爭縮短了中國社會進化的行程，使她在極短期間就趕上了強大的敵人，並且隨着戰爭的延長，還要逐漸改變敵我原有勢力的對比，以達到勝過敵人，消滅敵人。這一戰爭邏輯，恐怕不是準備論者所能了解的吧！如果照準備論者的說法，那中國就簡直莫想和日本戰，因爲卽算中國能有和平準備的機會，而「我能往，寇亦能往」，我準備一軍，敵人也準備一軍，敵人就他帝國主義的基礎準備易，我們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準備難，結果任我們如何準備，而差度還是四十年。機械論者的所謂「均衡狀態」，豈不是永遠達不到嗎？準備論者眞老早可以休矣！

第三，我們要告訴還元主義的唯武器論者，你們以機械的近視的眼光，只看見敵人飛機大砲的厲害，以爲決定戰爭最後勝負的，就僅僅祇這樣一點物質條件，這是何等狹小而偏面的看法！不知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原有精神條件和物質條件兩種。我們不許大精神作用，然而徒有物質而無精神，是決不能起有效的作用的。飛機要人去駕，大砲要人去打，這就包含了精神的積極作用在內。何況戰爭的精神條件還不止此，舉凡（一）戰爭的犧牲性抑正義性，（二）國內戰爭情緒的高漲抑非戰思想的勃興，（三）國際輿論的斥責抑同情，（四）部隊的英勇作戰抑消極厭戰，所有這些條件都應包括在內。而拿這幾條比較的看，日本有那一條夠得上和中國相比呢？又那一條不是決定我抗戰必勝敵侵略必敗的重要因素呢？唯武器論者自命以「唯物」的眼光，只承認物質的力量而否定精神的作用，實在是自陷於錯覺而不知。再則，就單拿物質條件來講吧，它在戰爭中，也應包含人力、物力、財力在內，而武力不過其中之一部份，又如何可拿飛機大砲等武器代表全部物質條件呢？而除開武力不算外，就人力、物力、財力而言，以地小、物少、人少、兵少、財窮的日本，又那裏能和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財多的中國相比呢？總之，中日全部精神力量的對比，還是中國佔優勢，並且這優勢又正在日增不已，而日本却恰恰相反，他的劣勢，也正在日增不已，我們終可以憑着這樣多的優勢打敗劣勢的日本，是毫無疑義的。唯武器論者也把兩國戰爭勝敗的全部決定因素還元作單純的物質條件，又把物質條件所包括的各種因素還元作單純的武器一種；總之，把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還元作單純的飛機大砲的對抗，這種觀點難道不眞是「荒謬絕天下之大倫」嗎！？

第四，我們要告訴退化主義的犧牲論者，戰爭是須得犧牲的，但犧牲不是戰爭的目的，尤其不是我們民族革命戰爭的目的。民族革命戰爭的目的在求生存，在求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和幸福；我們深信這目的並不奢，我們理想中的新中國一定會在砲火洗禮中建立起來。而且也不止我們，日本人民大衆將來也要在戰爭中翻身的，他們會起來推翻法西軍閥的統治，建立眞正自由幸福的新日本。因此，這次中日戰爭纔眞是中日兩大民族共同得救的福音！犧牲論者看不透這點，他們只看見戰爭一時的殘酷性和毀滅性，就認爲戰爭的代價祇有犧牲，「犧牲完畢了，戰爭的目的也就達到了」，這話簡直不是「滑天下之大稽」！還有人以爲中國本不應該和日本打的，不過因爲對方逼得太兇，不能不孤注一擲地和他拚一下。這樣戰爭變成了「賭氣」，結果也只有犧牲。這種觀點也是不對的。要知道這次中日戰爭的性質，絕不能拿以往歷史上任何一個戰爭來比擬。就全世界說，它是空前的；就中日兩國說，它是絕後的。如何是空前的呢？因爲全世界從來也沒曾有過這樣一次大規模的爲民族自由解放並爲世界和平正義而戰的革命戰爭。如何是絕後的呢？因爲中日民族經過這次戰爭後，一定是同得解放（原來日本人民大衆在軍閥壓迫下也不算是解放

的啊），百年仇恨（？），一筆勾銷，從此建立永久和平，再也不需要戰爭了。由此看來，目前中日戰爭確是個有意義有價值的歷史戰爭，決不像犧牲論者那樣消極悲觀的看法。犧牲論者的思想根源，因爲是機械論的退化主義，他們蔑視歷史的進化，蔑視事物經過『否定之否定』後朝向高級程度的發展，難怪不機械地把此次中日間有意義的戰爭，看做歷史上一切殺人流血亡國破家之無意義的戰爭啊！

總之，因爲機械論者的思想方法是死板的，片面的，所以纔有以上各種錯誤的論調。我們說服的方法，最扼要的是使其從死板變爲靈活，從片面變爲全面。

一切荒謬見解錯誤理論的製造者們！加你們以這許多甚麼『……主義』甚麼『……論』的新穎的哲學頭銜，你們大槪會不肯承認吧。其實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是正確的，錯誤的，都可在哲學上找到其根據，縱其人不明哲學。譬如一個鄉下老太婆，燒香拜佛，相信一切都由運命註定，那我們就可稱她爲『宿命論』者。這樣的稱法，純粹是爲着思想分析上的便利起見，並不是要捧老太婆爲哲學家。

你們得想一想，平日對抗戰的認識是否有陷於上述幾種思想的錯誤呢？如果有的，那就不外害了觀念論的病，中了機械論的毒。

同時，那怕是一個眞正的救亡工作者，也得隨時想想，我們對抗戰的認識是否有陷於上述幾種思想的錯誤呢？如果有的，就要趕快糾正，這樣客觀的自我檢討，也是我們絕對需要的。

末了，再引孟夫子一句話：『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兩條線上的鬥爭，也是『不得已』的鬥爭。希望徘徊在兩條線上的朋友們，趕快自動的覺醒過來！糾正過來！

舟泊七里瀧登釣魚臺偶作

黃紹竑

調寄江亭怨

獨自登臨懷思，瀧水悠悠東逝；此去不回還，悵望錢塘無際。湖上旌旗色異，入耳縱橫胡騎；雪涕奮揚鞭，重樹青天白日。

調寄減字木蘭花

嚴陵謬事，千載遊人長記憶；江上漁翁，垂釣磯頭數不窮。地猶是地，遭際不同觀感異；痛哭西臺，末世斯文亦可哀！

的啊），百年仇恨（？），一筆勾銷，從此建立永久和平，再也不需要戰爭了。由此看來，目前中日戰爭確是個有意義有價值的歷史戰爭，決不像犧牲論者那樣消極悲觀的看法。犧牲論者的思想根源，因爲是機械論的退化主義，他們漠視歷史的進化，漠視事物經過「否定之否定」後朝向高級程度的發展，難怪不機械地把此次中日間有意義的戰爭，看做歷史上一切殺人流血亡國破家之無意義的戰爭啊！

總之，因爲機械論者的思想方法是死板的，片面的，所以纔有以上各種錯誤的論調。我們說服的方法，最扼要的是使其從死板變爲靈活，從片面變爲全面。

一切荒謬見解錯誤理論的製造者們！加你們以這許多甚麼「……主義」甚麼「……論」的新穎的哲學頭銜，你們大概會不肯承認吧。其實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是正確的，錯誤的，都可在哲學上找到其根據，縱其人不明哲學。譬如一個鄉下老太婆，燒香拜佛，相信一切都由運命註定，那我們就可稱她爲「宿命論」者。這樣的稱法，純粹是爲着思想分析上的便利起見，並不是要捧老太婆爲哲學家。

你們得想一想，平日對抗戰的認識是否有陷於上述幾種思想的錯誤呢？如果有的，那就不外害了觀念論的病，中了機械論的毒。

同時，那怕是一個眞正的救亡工作者，也得隨時想想，我們對抗戰的認識是否有陷於上述幾種思想的錯誤呢？如果有的，就要趕快糾正，這樣客觀的自我檢討，也是我們絕對需要的。

末了，再引孟夫子一句話：「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兩條線上的鬥爭，也是「不得已」的鬥爭。希望徘徊在兩條線上的朋友們，趕快自動的覺醒過來！糾正過來！

舟泊七里瀧登釣魚臺偶作

黃紹竑

調寄江亭怨

獨自登臨懷思，瀧水悠悠東逝；此去不回還，悵望錢塘無際。湖上旌旗色異，入耳縱橫胡騎；雪涕奮揚鞭，重樹青天白日。

調寄減字木蘭花

嚴陵謬事，千載遊人長記憶；江上漁翁，垂釣磯頭數不窮。地猶是地，遭際不同觀感異；痛哭西臺，末世斯文亦可哀！

瞭望哨

林初

東歐局勢外弛內張

捷克問題始終是目前歐洲問題最中心的一環。由於蘇台德黨和捷克政府的談判沒有結果，任錫曼調解表現的無力，德國本身內部政治經濟危機的深化，遠東日蘇武裝衝突的爆發，於是捷克問題最近又嚴重起來。從上星期一起，希特勒動員全國一百四十萬軍隊實行秋季大操，地點主要在德捷邊境，一時東歐形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光景。這一週來形勢的嚴重表面上似乎已經略為減輕，這第一是由於日蘇武裝衝突的暫告一段落，其次由於英法合作的密切，第三由於捷克本身態度的強硬。但是德國大軍仍未復員；捷克政府雖然已經允許任命少數德籍官員，蘇黨仍不滿意，因此談判已經陷於僵局。所以實際上目前東歐形勢仍是一個外弛內張的局面，隨時有復趨嚴重的可能。捷克的前途是很明白的只有兩條：或者是德國併吞捷克，結果是一定會引起世界大戰；或者是保持捷克的獨立，那要看捷克本身的條件與和平陣線的英、法、蘇的能否團結一致了。

匈牙利往那裏去

整個的歐洲在動盪中，匈牙利目前正是一個在極度動盪中的國家；正同從前的奧地利一樣，匈牙利往來於德意之間。繼匈總理股勝特聘意之後，又有攝政霍爾第、總理股勒特和陸長、外長的一行聘德。當德捷形勢極端緊張之秋，這次聘問意義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德國外交界傳出消息，雙方或者還在談判到德匈軍事合作的問題呢。據哈瓦斯廿日匈京電，這次聘問的主要目的是：（一）與希特勒商談防止國社黨在匈活動的問題。（二）探詢德併奧後對匈的意向。（三）要求德國幫助解決捷克境內的匈牙利少數民族問題。從這三個目的，我們正可明顯地看出匈牙利彷徨失所的真像。（一）（二）兩點不正是德匈中間不可解決的深刻矛盾嗎？最近小協約國方面也極力與匈拉攏，小協約國與匈牙利在勃萊特城的談判，已經答應承認匈牙利恢復軍備，並且互相簽訂不侵犯條約，但要以解決捷克國內匈牙利少數民族問題為先決條件。侵略陣線呢？和平陣線呢？德意呢？小協約呢？匈牙利往那裏去？匈牙利和德意聯合的結果我們是不難預見的。奧地利不是青銅鏡子嗎？

西班牙叛軍拒絕撤兵

西班牙問題是目前歐洲兩大中心問題之一。自從政府軍在哀勃洛河大獲勝利後，叛軍雖然在意大利再度增援之下，積極反攻，但也並沒有什麼成功。西班牙閣潮的問題已告解決，由加泰隆統一社會黨員一人入閣為不管部閣員，社會黨員比爾波繼阿格特為勞工部長，奈格林內閣已大為增强了。不干涉委員會在英國主動下向政府軍叛軍雙方所提出的撤退志願兵計劃，已經獲得叛軍復文內容主要是：（一）反對按比例撤兵，雙方應按同一數量撤退。（二）須以英法立即承認叛軍為交戰團體做先決條件。（三）反對國際調查團到西國調查志願兵數額。（四）主張維持陸地監察辦法，但對港口監察則表示堅決反對。所以撤兵提議實際上已經失敗。不列顛紳士總算又碰了一鼻子灰。雖然英國還想繼續努力挽回，其結果一定失敗是可以斷言的。西班牙問題既不得解決，英意協定當然也要隨之瓦解，所以英國向侵略者妥協的外交是老鼠鑽牛角尖，愈鑽愈不得出路。西班牙問題真正的解決，一方面當然靠西班牙共和國人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有賴於英法堅決合作，積極衝破縱容姑息的不干涉協定。

瞭望哨

林初

東歐局勢外強內張

捷克問題始終是目前歐洲問題最中心的一環。由於蘇台德黨和捷克政府的談判沒有結果，任錫曼調解表現的無力，德國本身內部政治經濟危機的深化，遠東日蘇武裝衝突的爆發，於是捷克問題最近又嚴重起來。從上星期一起，希特勒動員全國一百四十萬軍隊實行秋季大操，地點主要在德捷邊境，一時東歐形勢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光景。這一週來形勢的嚴重表面上似乎已經略為減輕，這第一是由於日蘇武裝衝突的暫告一段落，其次由於英法合作的密切，第三由於捷克本身態度的強硬。但是德國大軍仍未復員；捷克政府雖然已經允許任命少數德籍官員，蘇黨仍不滿意，因此談判已經陷於僵局。所以實際上目前東歐形勢仍是一個外弛內張的局面，隨時有復趨嚴重的可能。捷克的前途是很明白的只有兩條：或者是德國併吞捷克，結果是一定會引起世界大戰；或者是保持捷克的獨立，那要看捷克本身的條件與和平陣線的英、法、蘇的能否團結一致了。

匈牙利往那裏去

整個的歐洲在動盪中，匈牙利目前正是一個在極度動盪中的國家；正同從前的奧地利一樣，匈牙利往來於德意之間。繼匈總理殷勝特聘意之後，又有攝政霍爾第、總理殷勒特和陸長、外長的一行聘德。當德捷形勢極端緊張之秋，這次聘問意義的重大是不言而喻的，德國外交界傳出消息，雙方或者還在談判到德匈軍事合作的問題呢。據哈瓦斯廿日匈京電，這次聘問的主要目的是：（一）與希特勒商談防止國社黨在匈活動的問題。（二）探詢德併奧後對匈的意向。（三）要求德國幫助解決捷克境內的匈牙利少數民族問題。從這三個目的，我們正可明顯地看出匈牙利徬徨失所的真像。（一）（二）兩點不正是德匈中間不可解決的深刻矛盾嗎？最近小協約國方面也極力與匈拉攏，小協約國與匈牙利在勃萊特城的談判，已經答應承認匈牙利恢復軍備，並且互相簽訂不侵犯條約，但要以解決捷克國內匈牙利少數民族問題為先決條件。侵略陣線呢？和平陣線呢？德意呢？小協約呢？匈牙利往那裏去？匈牙利和德意聯合的結果我們是不難預見的。奧地利不是青銅鏡子嗎？

西班牙叛軍拒絕撤兵

西班牙問題是目前歐洲兩大中心問題之一。自從政府軍在哀勃洛河大獲勝利後，叛軍雖然在意大利再度增援之下，積極反攻，但也並沒有什麼成功。西班牙閣潮的問題已告解決，由加泰隆統一社會黨員一人入閣為不管部閣員，社會黨員比爾波織阿格特為勞工部長，奈格林內閣已大為增強了。不干涉委員會在英國主動下向政府軍叛軍雙方所提出的撤退志願兵計劃，已經獲得叛軍復文內容主要是：（一）反對按比例撤兵，雙方應按同一數量撤退。（二）須以英法立即承認叛軍為交戰團體做先決條件。（三）反對國際調查團到西調查志願兵數額。（四）主張維持陸地監察辦法，但對港口監察則表示堅決反對。所以撤兵提議實際上已經失敗。不列顛紳士總算又碰了一鼻子灰。雖然英國還想繼續努力挽回，其結果一定失敗是可以斷言的。西班牙問題既不得解決，英意協定當然也要隨之瓦解，所以英國向侵略者妥協的外交是老鼠鑽牛角尖，愈鑽愈不得出路。西班牙問題真正的解決，一方面當然靠西班牙共和國人民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有賴於英法堅決合作，積極衝破縱容姑息的不干涉協定。

法國閣潮的展望

由於法西勢力和金融資本家的威脅，及急進社會黨的動搖，達拉第內閣，外交內政的立場也是動搖不定的，最近竟準備修改法國勞工艱苦奮鬥的成果，四十小時工作制，因此引起閣潮，結果內閣改組，獨立社會主義黨員勞工部長拉馬第及工務部長佛洛商辭職，由特蒙第繼任勞工部長。閣潮暫告解決。但是達拉第內閣這種違反人民陣線政綱的反動政策，必然將遭受到法國工人及全體勞苦人民的堅決反對。因此不久將來閣潮的重新醞釀，是可以斷然預見的。並且由於法國勞工階級的團結，在未來新閣潮的醞釀中，人民陣線的加強也是必然可以預見的。法國閣潮對整個歐洲局勢及世界和平都有極大的影響，所以最近的發展，值得我們密切注視。

轉變中的美國外交

世界是整個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幾年來美國堅持着不合理的孤立政策，對於整個世界和平實有極端不良的影響，但是孤立終究是不可能的。隨着國際風雲的日趨緊急，世界形勢急速變化。美國外交也日益表現動盪不定，孤立主義日趨動搖。十五日美國務卿赫爾廣播演說：『各國實逼處此，必須遵循同一途徑，向同一方向邁進，戰卽和，固完無規避餘地也。不啻唯是，任何一國若欲置身事外，而避不決定方針，在勢已不可能』。接着羅斯福又在加拿大發表演說露骨表示：『今日美國與大陸之隔離，並非久遠者』。這兩次演說發表以後，震動了全世界。當然現在就斷定美國已放棄孤立政策，未免太早，但美國外交已經走上急速轉變的途中，却是無可懷疑的事。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美國終久要放棄孤立政策，走上和英法蘇密切合作維護和平的道路。

日蘇糾紛未已

日本侵華軍事遭受到中國持久堅決的抵抗，使日本帝國主義陷於進退不得的困難中。爲了緩和國內不滿，鬆懈中國方面的警覺性，轉變自身孤立無援的國際形勢，日本發動了對蘇挑戰的張高峯武裝衝突，結果一方面由於各國（甚至德意也在內）對於它的反蘇滑稽戲都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又遭受蘇聯英勇紅軍鐵的打擊，所以只好向蘇聯屈服停戰，這事本來可以告一結束了。但是因爲最近歐洲局勢突趨緊張，日本以爲蘇聯注意東歐，遠東或有可乘之機，以便重振旗鼓，於是交涉又憑空生起波折來了，日方一再刁難。由此亦可證明集體安全是千眞萬確的眞理。但是日本這種希望一定要失望的，德國也正是和日本一樣，反蘇戲裏用的原都是假槍假炮啊，假使這點日本看不清，大苦頭將來多着哩！

長江南北寇軍彷徨

在長江南北，最近一周來的戰局，充分的表現了敵寇彷徨的窘態。

第一，本月二十日鄱陽湖的東岸都昌方面便已發生大戰，並有一部份敵在屏風登陸，但被我擊退後，便不敢復犯。至於西岸星子縣雖失陷，敵人企圖進襲德安，但至二十四日，我大軍增援反攻，把在星子登陸之敵，分頭殲滅，進襲德安也只有成爲敵寇甜蜜夢想而已。

第二，贛北赤湖的戰事，的確是這一周戰局的焦點，念一日敵寇曾全線向赤湖總攻，同時亦向馬頭鎮犯，企圖左右夾擊瑞昌。念五日我軍放棄瑞昌，同時狡滑的寇軍在猛攻我瑞昌的時候，却連日派艦向上游增加，似乎要擾我長江兩岸封鎖線，再搬演其沿江躍進的鬼計，這我們是要予以嚴密的注視。

第三，江北方面的敵軍，雖然調動頻繁，大有積雲欲雲之勢，但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敵寇因江南的戰局無法打開，因而江北也就不敢有所動作。雖然二十二日敵寇分兩路：一在舒成合肥間的桃溪鎮；一沿六合公路，進犯六安，但鄂東我軍乘機出擊，給他一個當頭棒喝，現在黃梅、太湖間的戰事，呈膠着狀態，鄂東皖西戰事，雖在醞釀，但這在敵寇看來，還要視江南局面而動靜的。

法國閣潮的展望

由於法西勢力和金融資本家的威脅，及急進社會黨的動搖，達拉第內閣，外交內政的立場也是動搖不定的，最近竟準備修改法國勞工艱苦奮鬥的成果，四十小時工作制，因此引起閣潮，結果內閣改組，獨立社會主義黨員勞工部長拉馬第及工務部長佛洛辭職，由特蒙第繼任勞工部長。閣潮暫告解決。但是達拉第內閣這種違反人民陣線政綱的反動政策，必然將遭受到法國工人及全體勞苦人民的堅決反對。因此不久將來閣潮的重新醞釀，是可以斷然預見的。並且由於法國勞工階級的團結，在未來新閣潮的醞釀中，人民陣線的加強也是必然可以預見的。法國閣潮對整個歐洲局勢及世界和平都有極大的影響，所以最近的發展，值得我們密切注視。

轉變中的美國外交

世界是整個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幾年來美國堅持着不合理的孤立政策，對於整個世界和平實有極端不良的影響，但是孤立終究是不可能的。隨着國際風雲的日趨緊急，世界形勢急速變化。美國外交也日益表現動盪不定，孤立主義日趨動搖。十五日美國務卿赫爾廣播演說：『各國實逼處此，必須遵循同一途徑，向同一方向邁進戰即和，固尙無規避餘地也』不甯唯是，任何一國若欲置身事外，而避不決定方針，在勢已不可能』。接着羅斯福又在加拿大發表演說露骨表示：『今日美國與大陸之隔離，並非久遠者』。這兩次演說發表以後，震動了全世界。當然現在就斷定美國已放棄孤立政策，未免太早，但美國外交已經走上急速轉變的途中，却是無可懷疑的事。和平是不可分割的，美國終久要放棄孤立政策，走上和英法蘇密切合作維護和平的道路。

日蘇糾紛未已

日本侵華軍事遭受到中國持久堅決的抵抗，使日本帝國主義陷於進退不得的困難中。爲了緩和國內不滿，鬆懈中國方面的警覺性，轉變自身孤立無援的國際形勢，日本發動了對蘇挑戰的張高峯武裝衝突，結果一方面由於各國（甚至德意也在內）對於它的反蘇滑稽戲都不感興趣，另一方面又遭受蘇聯英勇紅軍鐵的打擊，所以只好向蘇聯屈服停戰，這事本來可以告一結束了。但是因爲最近歐洲局勢突趨緊張，日本以爲蘇聯注意東歐，遠東或有可乘之機，以便重振旗鼓，於是交涉又憑空生起波折來了，日方一再刁難。由此亦可證明集體安全是千眞萬確的眞理。但是日本這種希望一定要失望的，德國也正是和日本一樣，反蘇戲裏用的原都是假槍假炮啊，假使這點日本看不淸，大苦頭將來多着哩！

長江南北寇軍彷徨

在長江南北，最近一周來的戰局，充分的表現了敵寇彷徨的窘態。

第一，本月二十日鄱陽湖的東岸都昌方面便已發生大戰，並有一部份敵在屏風登陸，但被我擊退後，便不敢復犯。至於西岸星子縣雖失陷，敵人企圖進襲德安，但至二十四日，我大軍增援反攻，把在星子登陸之敵，分頭殲滅，進襲德安也只有成爲敵寇甜蜜夢想而已。

第二，贛北赤湖的戰事，的確是這一周戰局的焦點，念一日敵寇會全線向赤湖總攻，同時亦向馬頭進犯，企圖左右夾擊瑞昌。念五日我軍放棄昌瑞，同時狡滑的寇軍在猛攻我瑞昌的時候，却連日派艦向上游增加，似乎要擾我長江兩岸封鎖線，再搬演其沿江躍進的鬼計，這我們是要予以嚴密的注視。

第三，江北方面的敵軍，雖然調動頻繁，大有積雲欲雨之勢，但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敵寇因江南的戰局無法打開，因而江北也就不敢有所動作。雖然二十二日敵寇分兩路：一在舒成合肥間的桃溪鎮；一沿六合公路，進犯六安，但鄂東我軍乘機出擊，給他一個當頭棒喝，現在黃梅、太湖間的戰事，呈膠着狀態，鄂東皖西戰事，雖在醞釀，但這在敵寇看來，還要視江南局面而動靜的。

對於蘇聯出兵遠東問題認識的檢討

荃麟

在張鼓峯事件發生以後，蘇聯出兵遠東的問題，立刻又引起人們巨大的興趣；正如一個月以前大家對於捷克事件能否立即引起世界大戰的問題一樣，熱烈地在注望着那位北歐之熊，究竟是否將馬上有所動作。尤其是張高峯形勢日益緊張的這幾天，大家對這問題的注意更見強烈。從這種心理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蘇兩國的關係日趨親密，已經是全國人士所積極擁護的事實，大家已經感到蘇聯是中國最可靠最忠實的朋友，這正是證明總理生前所手訂的外交政策，現在已進一步的獲得成功。不過在一部分意見中間，我們仍然發現若干不正確的傾向，值得在這裏提出來檢討一下的。

第一種看法，是切急地期待着這個戰爭趕快爆發，在滿洲一角，迅速地揭開一幕國際反法西斯的惡戰，使猖狂奔命的日寇遭受到一下致命的打擊。同時替蘇聯代爲打算，以爲在這敵寇進攻武漢的前夕，正是出兵遠東的最好機會，萬一武漢一失，蘇聯縱然有心援助中國，恐怕已經吃力不討好了。

這種心理的出發點，就是希望中日戰爭立刻能擴大爲國際戰爭，利用蘇聯以及英美法列強對日寇及其同盟者的惡計，使日寇力量不能單獨應付中國，中國抗日戰爭，就從這樣條件下來覓取一條最後勝利的捷徑。

第二種看法，恰巧和第一種相反，以爲蘇聯並不見得有什麽誠意來援助中國，即使出兵，也無非爲其自身利益打算，中國應求自力更生，不應妄冀外援。甚至譏諷地說，蘇聯既有心援華，何以抗戰一年，蘇聯未見卒兵匹馬，足證所謂援助殖民地弱小民族，並無誠意。這種心理的出發點就是把國際外交的意義，單純地解釋爲互相利用，否認了一個國家的一定外交路線，並否認了目前國際上兩大陣線（和平陣線與法西斯陣線），以爲外交無非是利害結合，今天我需要你，可以援助你，明天我和你沒有關係，就可以出賣你，踢開你，因此認爲今天蘇聯能出兵援華，固所歡迎，但如把蘇聯援助殖民地抗戰認爲怎樣可靠事實，却未免有些傻氣。

第三種看法，是承認蘇聯有誠意援助中國，不過看到歷次日蘇邊境糾紛終是和平解決，不禁大爲失望，認爲蘇聯態度太柔弱太婆婆媽媽了，彷彿就該痛快淋漓幹它一下，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態度，因此對於蘇聯國內的實力，甚至發生了懷疑，以爲蘇聯出兵援華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種心理的出發點，和第一種人有些彷彿就是痛快主義和性急病。他們對於長期抗戰有些等得不耐煩了，以爲中日戰爭既然具有國際反法西斯的意義就該爽快地爆發一個世界大戰，在大戰中來徹底清算一下，豈不乾脆爽快？反之，照現在這樣拖泥帶水的延滯下去，只有更加重法西斯力量的猖獗，與和平力量更大的損失，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國際機會主義。

以上三種看法，動機大都並不是壞的，不過對問題的認識是犯了觀念論和機械論的毛病，因此所得結論就有問題了，對於他們的意見，讓我們在下面一點一點來答覆。

第一個問題是：希望把中日戰爭迅速擴大爲國際戰爭，以便在這條件下來覓取中國抗戰的勝利，這種觀念是否正確？

對於蘇聯出兵遠東問題認識的檢討

荃麟

在張鼓峯事件發生以後，蘇聯出兵遠東的問題，立刻又引起人們巨大的興趣；正如一個月以前大家對於捷克事件能否立即引起世界大戰的問題一樣，熱烈地在注望着那位北歐之熊，究竟是否將馬上有所動作。尤其是張高峯形勢日益緊張的這幾天，大家對這問題的注意更見強烈。從這種心理中，我們可以看到，中蘇兩國的關係日趨親密，已經是全國人士所積極擁護的事實，大家已經感到蘇聯是中國最可靠最忠實的朋友，這正是證明總理生前所手訂的外交政策，現在已進一步的獲得成功。不過在一部分意見中間，我們仍然發現若干不正確的傾向，值得在這裏提出來檢討一下的。

第一種看法，是切急地期待着這個戰爭趕快爆發，在滿洲一角，迅速地揭開一幕國際反法西斯的惡戰，使猖狂奔命的日寇遭受到一下致命的打擊。同時替蘇聯代為打算，以為在這敵寇進攻武漢的前夕，正是出兵遠東的最好機會，萬一武漢一失，蘇聯縱然有心援助中國，恐怕已經吃力不討好了。

這種心理的出發點，就是希望中日戰爭立刻能擴大為國際戰爭，利用蘇聯以及英美法列強對日寇及其同盟者的惡計，使日寇力量不能單獨應付中國，中國抗日戰爭，就從這樣條件下來覓取一條最後勝利的捷徑。

第二種看法，恰巧和第一種相反，以為蘇聯並不見得有什麼誠意來援助中國，即使出兵，也無非為其自身利益打算，中國應求自力更生，不應妄冀外援。甚至譏諷地說，蘇聯既有心援華，何以抗戰一年，蘇聯未見卒兵匹馬，足證所謂援助殖民地弱小民族，並無誠意。這種心理的出發點就是把國際外交的意義，單純地解釋為互相利用，否認了一個國家的一定外交路線，並否認了目前國際上兩大陣線（和平陣線與法西陣線），以為外交無非是利害結合，今天我需要你，可以援助你，明天我和你沒有關係，就可以出賣你，踢開你，因此認為今天蘇聯能出兵援華，固所歡迎，但如把蘇聯援助殖民地抗戰認為怎樣可靠事實，却未免有些傻氣。

第三種看法，是承認蘇聯有誠意援助中國，不過看到歷次日蘇邊境糾紛終是和平解決，不禁大為失望，認為蘇聯態度太柔弱太婆婆媽媽了，彷彿就該痛快淋漓幹它一下，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態度，因此對於蘇聯國內的實力，甚至發生了懷疑，以為蘇聯出兵援華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種心理的出發點，和第一種人有些彷彿就是痛快主義和性急病。他們對於長期抗戰有些等得不耐煩了，以為中日戰爭既然具有國際反法西斯的意義就該爽快地爆發一個世界大戰，在大戰中來澈底清算一下，豈不乾脆爽快？反之，照現在這樣拖泥帶水的延滯下去，只有更加重法西斯力量的猖獗，與和平力量更大的損失，在他看來，這是一種國際機會主義。

以上三種看法，動機大都並不是壞的，不過對問題的認識是犯了觀念論和機械論的毛病，因此所得結論就有問題了，對於他們的意見，讓我們在下面一點一點來答覆。

第一個問題是：希望把中日戰爭迅速擴大為國際戰爭，以便在這條件下來覓取中國抗戰的勝利，這種觀念是否正確？

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民族戰爭的本質是什麽？蘇聯以及一切和平國家的目前任務是什麽？ 蔣委員長在蘆溝橋事變以後一再說明，中國的抗戰是爭求中國的和平與領土完整。中國和平與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中國的抗戰正是爲世界和平事業的一部分工作。同時蘇聯近年來所表現國策與事實都明確表示是爲鞏固國際的和平，即最近英法二國元首在巴黎談話中，也明白說到兩國的任務是在維持世界之和平與民主政治。這都告訴我們中國，蘇聯以及一切民主國家與弱小民族，在今天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即儘力維持世界和平到戰爭危機無可再避一分鐘，這樣說來，如果中國一方面爲爭求和平在堅決抗戰，另一方面却希望人家快些打起來，却希望世界大戰早日爆發，以便自己鬆一口氣，這種心理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矛盾？

其次，如果國際的混戰爆發，中國抗戰是否可以早得勝利呢？這個問題是應該從戰事爆發的條件與時間性上去觀察的。假如民主陣線還沒有更鞏固的建立與發展，如果和平力量還不够迅速地把破壞和平的國際法西斯撲滅下去，如果法西斯陣線的內部矛盾還有可能在戰爭爆發以前更深刻的尖銳，在使它內部的致命傷更加潰爛的時候，我們就輕易地放棄了上述這些可能條件，而過早的挑起世界戰爭，這對世界和平事業，是否是個聰明和有利的策略呢？顯然的，這將增重法西斯戰爭對世界人類的更大的威脅，將使戰爭更延長，任世界一切遭受更多損害。這對世界整個和平是損害，對中國能夠是一種利益嗎？在這樣的戰爭中，日寇固然無全力來對付中國，可是在長期國際戰爭（二次大戰顯然有可能比第一次更廣泛更延長）的烽火中，中國能單獨的恢復它的和平與建設新國家，這是否一個合邏輯的觀念呢？（這一點將放在下面更詳細討論）

再次，我們分析這一種觀念，是根源于缺乏自信與依賴外力的怯弱心理，一部分人士看到武漢危急，彷彿覺得保衞武漢的戰爭沒有蘇聯給予軍事援助，將難以成功；或者武漢萬一失守，便什麽辦法都沒有，這種想法是要不得的。我們這裏必須指明，我們希望並要求國際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我們並不依賴於外力援助，我們以現在已有的一切力量，如果能充分按照保衞武漢的軍事政治經濟任務做去，我們堅決相信武漢是能和瑪德里一樣能保衞的，而即使武漢萬一失守，我們仍然保有持久戰的一切有利條件，以及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的弱點，可以堅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所以如果缺乏自信力和堅定性而企圖藉蘇聯出兵或日蘇大戰爆發來解決危局，這種觀念根本是失敗主義的。

第二個問題是：蘇聯是否有誠意出兵援助中國？國際的親愛合作是否僅是互相利用的一回事？所謂自力更生，是否不要外援？

我們首先認識國際中間是存在着無數的矛盾；這裏是包含着各種利害的衝突，而且這些矛盾是時時在變動着的。但是我們同時要認識，由于資本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其內在的基本矛盾，在目前這一歷史階段的國際無數矛盾中間，還存在着兩種主要的矛盾，使世界劃分爲兩大陣線，一種是瘋狂的領土侵略者民主政治的破壞者，一種是想維持和平現狀及民主政治者，換句說話，就是和平集團與法西斯集團。這兩種力量不斷的在使隸屬於自己一種勢力下的各國中間矛盾統一起來，例如英國張伯倫雖再一要傾向於親德親意以求中歐形勢緩和，德意主觀上也努力想拉攏英國，分化法蘇，可是事實的發展終於使英國不能不與法蘇交好，機會主義的政策終於無法停止法西斯侵略的野心，英日在遠東的矛盾終於會超過其他某一部分的氣味相投，法蘇關係只有更加密切。又如幾年以前，中國有人主張對日妥協，對德意親善，可是事實迫得這種企圖成爲幻想，中國不得不與蘇英美法取得密切合作。這都說明國際外交政策的決定絕不僅是決定於主觀上的互相利用，和一時主觀利害的結合，客觀歷史發展趨勢，是決定它的主要因素，我們必須把握住這一趨勢而予以正確的運用。尤其像中國這樣和平國家，應該站在人

答覆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民族戰爭的本質是什麼？蘇聯以及一切和平國家的目前任務是什麼？　蔣委員長在蘆溝橋事變以後一再說明，中國的抗戰是爭求中國的和平與領土完整。中國和平與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所以中國的抗戰正是爲世界和平事業的一部分工作。同時蘇聯近年來所表現國策與事實都明確表示是爲鞏固國際的和平，即最近英法二國元首在巴黎談話中，也明白說到兩國的任務是在維持世界之和平與民主政治。這都告訴我們中國，蘇聯以及一切民主國家與弱小民族，在今天都有一個共同的任務，即儘力維持世界和平到戰爭危機無可再避一分鐘，這樣說來，如果中國一方面爲爭求和平在堅決抗戰，另一方面却希望人家快些打起來，却希望世界大戰早日爆發，以便自己鬆一口氣，這種心理豈不是一個大大的矛盾？

其次，如果國際的混戰爆發，中國抗戰是否可以早得勝利呢？這個問題是應該從戰事爆發的條件與時間性上去觀察的。假如民主陣線還沒有更鞏固的建立與發展，如果和平力量還不夠迅速地把破壞和平的國際法西斯撲滅下去，如果法西斯陣線的內部矛盾還有可能在戰爭爆發以前更深刻的尖銳，在使它內部的致命傷更加潰爛的時候，我們就輕易地放棄了上述這些可能條件，而過早的挑起世界戰爭，這對世界和平事業，是否是個聰明和有利的策略呢？顯然的，這將增重法西斯戰爭對世界人類的更大的威脅，將使戰爭更延長，任世界一切遭受更多損害。這對世界整個和平是損害，對中國能夠是一種利益嗎？在這樣的戰爭中，日寇固然無全力來對付中國，可是在長期國際戰爭（二次大戰顯然有可能比第一次更廣泛更延長）的烽火中，中國能單獨的恢復它的和平與建設新國家，這是否一個合邏輯的觀念呢？（這一點將放在下面更詳細討論）

再次，我們分析這一種觀念，是根源于缺乏自信與依賴外力的怯弱心理，一部分人士看到武漢危急，彷彿覺得保衛武漢的戰爭沒有蘇聯給予軍事援助，將難以成功；或者武漢萬一失守，便什麼辦法都沒有，這種想法是要不得的。我們這裏必須指明，我們希望並要求國際一切可能的援助，但我們並不依賴於外力援助，我們以現在已有的一切力量，如果能充分按照保衛武漢的軍事政治經濟任務做去，我們堅決相信武漢是能和瑪德里一樣能保衛的，而即使武漢萬一失守，我們仍然保有持久戰的一切有利條件，以及利用敵人內部矛盾的弱點，可以堅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所以如果缺乏自信力和堅定性而企圖藉蘇聯出兵或日蘇大戰爆發來解決危局，這種觀念根本是失敗主義的。

第二個問題是：蘇聯是否有誠意出兵援助中國？國際的親愛合作是否僅是互相利用的一回事？所謂自力更生，是否不要外援？

我們首先認識國際中間是存在着無數的矛盾；這裏是包含着各種利害的衝突，而且這些矛盾是時時在變動着的。但是我們同時要認識，由于資本帝國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其內在的基本矛盾，在目前這一歷史階段的國際無數矛盾中間，還存在着兩種主要的矛盾，使世界劃分爲兩大陣線，一種是瘋狂的領土侵略者民主政治的破壞者，一種是想維持和平現狀及民主政治者，換句說話，就是和平集團與法西斯集團。這兩種力量不斷的在使隸屬於自己一種勢力下的各國中間矛盾統一起來，例如英國張伯倫雖再一妥傾向於親德親意以求中歐形勢緩和，德意主觀上也努力想拉攏英國，分化法蘇，可是事實的發展終於使英國不能不與法蘇交好，機會主義的政策終於無法停止法西斯侵略的野心，英日在遠東的矛盾終於會超過其他某一部分的氣味相投，法蘇關係只有更加密切。又如幾年以前，中國有人主張對日妥協，對蘇意親善，可是事實迫得這種企圖成爲幻想，中國不得不與蘇英美法取得密切合作。這都證明國際外交政策的決定絕不僅是決定於主觀上的互相利用，和一時主觀利害的結合，客觀歷史發展趨勢，是決定它的主要因素，我們必須把握住這一趨勢而予以正確的運用。尤其像中國這樣和平國家，應該站在人

類正義的立場上，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和同情我們民族抗戰的國家共同奮鬥，決不能貪圖眼前的利益而採取賣空買空的外交政策。同時我們認識了歷史的動態，判明誰是我們的友邦與國，我們就應拿出光明坦白的態度去取得更密切的合作，不能猜忌疑慮，把外交看成一種政治手腕。否則中山先生在國民黨一二次代表大會所指出的次殖民地中國之外交方針以及遺囑上鄭重昭示吾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豈不等於廢話？中國歷年以來因爲沒有真切把握這一點，上了與虎謀皮的當，已經不止一次，皮未謀成，幾乎身喪虎口，這種教訓在今日難道還嫌得不夠？

了解這一點，我們再來看蘇聯是否有誠意援助中國。這僅僅從中蘇地理上關係或對付日寇進攻中蘇的共同利害上去觀察，還是不夠。我們必須了解蘇聯是現世界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獨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在蘇聯雖然已經獲勝利了，但是仍然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包圍之中，要獲得並鞏固它的最後勝利，除了主觀條件以外，它必須具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殖民地與弱小民族反帝解放運動的發展諸條件。因此蘇聯對弱小民族與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援助，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定的基本任務。在另一方面說，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最後勝利，同樣的除了它主觀力量以外，它必須是有國際（包括敵人國家）廣大的民衆援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諸條件。我們可以說，今天蘇聯國力的增高，即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助力之一，同時今天中國英勇抗戰，也正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最後勝利的保證之一。中蘇兩國關係既是包含着這樣一種重要契機，所以中蘇兩國和平是不可分的。從這一點上，我們應確信蘇聯對於中國的援助，是具有最大的誠意，蘇聯是今天中國最誠懇可靠的朋友，中國應該以誠懇坦白的態度去和蘇聯親密合作，共同爭取世界的和平，如果有人誤解蘇聯援助中國是有陰謀的，企圖在抗戰勝利把中國變成蘇維埃的一部分，或者「戰敗亡於日本戰勝亡於蘇聯」的論調，這不僅是侮辱蘇聯，也是侮辱中華民族。

最後，我們來答覆自力更生是否不要求外援的問題。這無問題，中國抗戰建國是應以自力更生爲基本原則的，否則就成爲依賴外力的機會主義者。但自力更生決不是國際的孤立主義，以爲有了自力更生，就不必要外援。那好比是鄉下牧童打擂台：「我老子一個人打天下，誰也不要你幫」，這種阿Q式的強好漢，是可笑的。我們這裏必須從兩方面來看，第一，中國對日本是一個弱國對強國，因此我們必須儘量利用一切於我有利的條件。決定中國抗戰最後勝利的，有三個有利條件，即是：（一）中國本身的堅決持久抗戰與統一陣線的鞏固，（二）國際廣大的同情與實際援助，（三）日本國內反戰運動的發展。不能達到這三個條件，最後勝利還是不能輕易獲得。如果我們僅是呆板地抱住了自力更生的原則，清高不像清高，誠意不像誠意，等待人家的同情與援助，那豈不是天大的獃子。當然去爭取這些條件，主

阮郎歸

胡健中

臨歧記譜浣溪紗，烽烟一歲差。重逢依舊是金華，渡江願尚賒。吳越地，最堪嗟。沉淪百萬家。西湖人吏隔天涯，與君肩担加！

去冬阮毅成兄卸金區專員任赴漢，余曾爲浣溪紗小詞贈其行，詞曰：「風雪燈窗話別離，淒涼巷陌馬嘶嘶，危城今夕幾人支。此去總添憂國淚，重逢應在渡江時，爲君更賦阮郎歸」。今毅成復來浙長民政，囑踐詞諾，爰再譜短章贈之。

類正義的立場上，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和同情我們民族抗戰的國家共同奮鬥，決不能貪圖眼前的利益而採取賣空買空的外交政策。同時我們認識了歷史的動態，判明誰是我們的友邦與國，我們就應拿出光明坦白的態度去取得更密切的合作，不能猜忌疑慮，把外交看成一種政治手腕。否則中山先生在國民黨一二次代表大會所指出的次殖民地中國之外交方針以及遺囑上鄭重昭示吾人「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豈不等於廢話？中國歷年以來因為沒有真切把握這一點，上了與虎謀皮的當，已經不止一次，皮未謀成，幾乎身喪虎口，這種教訓在今日難消還容得不夠？

了解這一點，我們再來看蘇聯是否有誠意援助中國。這僅僅從中蘇地理上關係或對付日寇進攻中蘇的共同利害上去觀察，還是不夠。我們必須了解蘇聯是現世界資本主義社會體系中獨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在蘇聯雖然已經獲勝利了，但是仍然是在世界資本主義包圍之中，要獲得並鞏固它的最後勝利，除了主觀條件以外，它必須具有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發展以及殖民地與弱小民族反帝解放運動的發展諸條件。因此蘇聯對弱小民族與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援助，是社會主義國家一定的基本任務。在另一方面而說，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最後勝利，同樣的除了它主觀力量以外，它必須是有國際（包括敵人國家）廣大的民衆援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諸條件。我們可以說，今天蘇聯國力的增高，即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助力之一，同時今天中國英勇抗戰，也正是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最後勝利的保證之一。中蘇兩國關係既是包含着這樣一種重要契機，所以中蘇兩國和平是不可分的。從這一點上，我們應確信蘇聯對於中國的援助，是具有最大的誠意，蘇聯是今天中國最誠懇可靠的朋友，中國應該以誠懇坦白的態度去和蘇聯親密合作，共同爭取世界的和平，如果有人誤解蘇聯援助中國是有陰謀的，企圖在抗戰勝利把中國變成蘇維埃的一部分，或者「戰敗亡於日本戰勝亡於蘇聯」的論調，這不僅是侮辱蘇聯，也是侮辱中華民族。

最後，我們來答覆自力更生是否不要求外援的問題。毫無問題，中國抗戰建國是應以自力更生為基本原則的，否則就成為依賴外力的機會主義者。但自力更生決不是國際的孤立主義，以為有了自力更生，就不必要外援。那好比是鄉下牧童打擂台：「我老子一個人打天下，誰也不要你幫」，這種阿Q式的強好漢，是可笑的。我們這裏必須從兩方面來看，第一，中國對日本是一個弱國對強國，因此我們必須儘量利用一切於我有利的條件。決定中國抗戰最後勝利的，有三個有利條件，即是：(一)中國本身的堅決持久抗戰與統一陣線的鞏固，(二)國際廣大的同情與實際援助，(三)日本國內反戰運動的發展。不能達到這三個條件，最後勝利還是不能輕易獲得。如果我們僅是呆板地抱住了自力更生的原則，清高不像清高，誠意不像誠意，等待人家的同情與援助，那豈不是天大的獃子。當然去爭取這些條件，主

阮郎歸

胡健中

臨歧記譜浣溪紗，烽烟一歲差。重逢依舊是金華，渡江願尚賒。吳越地，最堪嗟。沉淪百萬家。西湖人吏隔天涯，與君肩担加！

去冬阮毅成兄卸金區專員任赴漢，余曾為浣溪紗小詞贈其行，詞曰：「風雪燈窗話別離，淒涼巷陌馬斯嘶，危城今夕幾人支。此去總添憂國淚，重逢應在渡江時，為君更賦阮郎歸」。今毅成復來浙長民政，囑踐詞諾，爰再譜短章贈之。

要還須靠自己力量，如果自己不堅決，也就無從爭取外援的條件。最好的例子是捷克最近對德的事實。由於捷克那種堅決的態度與準備一戰的決心，使法國迅速的明白表示出決計援捷的態度，英國也就不得不拋棄其使捷克妥協的幻想，希特勒隨之不得不垂頭喪氣表示對捷克沒有領土野心，甚至羅波等小國也見風轉舵。這主要原因是由於捷克本身的堅定，可是我們同時不能忘記捷克幾年以前所訂下的蘇聯互助協定，法捷互助協定，以及法蘇這次準備履行協定的事實。這些難道不是捷克爭求國際援助的効果嗎？

其次，如果中國對日作戰是和梁山上好漢比武，一個對一個，倒也能了，可是敵人却並不那麼老實，他和德意結成一個法西斯強盜集團，訂立了反共協定（曾經有人以為反共協定是對付蘇聯不是對付中國的），德意用優良軍火接濟日本而却以殘缺不全的軍火來玩弄中國，德意不但承認了滿洲國，而且屢次陰謀來誘惑中國屈服。日寇除了勾結他的強盜夥伴以外，並且竭力企圖分化和平陣線的國家，欺誘遠東弱小民族（如暹邏），揑造種種無恥的宣傳。這類事實警惕地放在我們眼前，除非我們是個阿Q式的傻子，我們就該積極去展開革命的外交，去爭取各和平國家政府與民衆廣大的物質及精神上的援助，去爭取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去建立國民外交以及廣泛的國際宣傳，尤其是對於最親密的朋友蘇聯，應採取更密切的合作。我們一方面反對那種依靠外力的機會主義，一方面反對自大自誇的孤立主義，我們只有站在自力更生的正確理解上，去促進國際和平陣線鞏固的建立，以及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

第三個問題是：蘇聯歷來對日態度是否隱忍退讓以及蘇聯為什麼不馬上出兵援華？

要答覆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認識日蘇國力的對比，在過去幾年世界經濟恐慌轉入蕭條時期之際，日本的經濟狀況，比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表面上雖然似乎稍有起色，但是它的內在矛盾，却特別尖銳發展，尤其表現在作為日本經濟基礎的輕工業與農業上，以及公債赤字擴大的事實上，因此日本軍閥和金融資本家不得不瘋狂侵略中國和擴充軍火工業，企圖在戰爭中，去爭求出路。可是一年來侵華的結果，是使敵國的經濟呈現白孔千瘡之勢，特別是入超的擴增與現金的枯竭，使日軍戰費問題已無法解決。而在蘇聯方面，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各項生產量不僅超過日本，並且若干重要工業部門已執世界之牛耳，即在遠東方面，若干生產品，已足支持獨立作戰而有餘，特別是莫斯科與西伯利亞交通工業的迅速發展，使遠東孤立的危險可以克服。從軍事上說，日本無論空軍陸軍的質量數量都遠不及蘇聯，由於最近遠東獨立軍區之迅將完成，尤使蘇聯東方國防獲得有力的保證，海軍日方雖佔優勢然力量不足以控制西伯利亞大陸；而且自中日兩國戰爭以來，日寇消耗的財力人力早已超過它們的預計，三分之一軍力侵華，三分之二軍力侵蘇的計劃已被中國堅決抗戰的事實所粉碎。如果日寇眞的敢冒險攻蘇，勝敗誰屬，恐三尺童子都能明白，從這些事說，蘇聯有甚麼必要採取退讓隱忍呢？而且那一次事實曾表現蘇聯是退讓隱忍呢？二百餘次的日蘇邊境糾紛中，究竟是日本挑釁的成功還是失敗呢？史太林，莫洛托夫及加倫將軍，屢次的演講與宣言中所謂『決不讓別人佔領蘇聯一寸土地』和『予打擊者以打擊』的諾言有否違背呢？最近蘇聯紅軍予強佔張高峯之日寇以迎頭的痛擊，是否隱忍還是退讓呢？

事實是勝于一切詭辯的。

很明顯的，是這麼一回事：日寇鑒於自己本身的矛盾日益加緊，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却一天一天成功，尤其是國際方面遠東軍區的建立，以及第二條西伯利亞大鐵道的迅將完成，足使日本軍部所預擬的自貝加爾湖截斷西伯利亞交通脈的計劃又成泡影。再加侵華軍事不能速戰速決，更使量窄氣小的倭寇眼紅發急，因而瘋狂地到處挑釁，企圖在冒險掙扎中覓一出路，可是有確定外交政策的蘇聯，並不因為欺斯梯利亞婦人發急式的

要還須靠自己力量，如果自己不堅決，也就無從爭取外援的條件。最好的例子是捷克最近對德的事實。由於捷克那種堅決的態度與準備一戰的決心，使法國迅速的明白表示出決計援捷的態度，英國也就不得不拋棄其使捷克妥協的幻想，希特勒隨之不得不垂頭喪氣表示對捷克沒有領土野心，甚至羅波等小國也見風轉舵。這主要原因是由於捷克本身的堅定，可是我們同時不能忘記捷克幾年以前所訂下的蘇聯互助協定，法捷互助協定，以及法蘇這次準備履行協定的事實。這些難道不是捷克爭求國際援助的効果嗎？

其次，如果中國對日作戰是和梁山上好漢比武，一個對一個，倒也能了，可是敵人却並不那麼老實，他和德意結成一個法西斯強盜集團，訂立了反共協定（曾經有人以爲反共協定是對付蘇聯不是對付中國的），德意用優良軍火接濟日本而却以殘缺不全的軍火來玩弄中國，德意不但承認了滿洲國，而且屢次陰謀來誘惑中國屈服。日寇除了勾結他的強盜夥伴以外，並且竭力企圖分化和平陣線的國家，欺誘遠東弱小民族（如暹邏），揑造種種無恥的宣傳。這類事實警惕地放在我們眼前，除非我們是個阿Q式的傻子，我們就該積極去展開革命的外交，去爭取各和平國家政府與民衆廣大的物質及精神上的援助，去爭取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去建立國民外交以及廣泛的國際宣傳，尤其是對於最親密的朋友蘇聯，應採取更密切的合作。我們一方面反對那種依靠外力的機會主義，一方面反對自大自誇的孤立主義，我們只有站在自力更生的正確理解上，去促進國際和平陣線鞏固的建立，以及爭取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

第三個問題是：蘇聯歷來對日態度是否隱忍退讓以及蘇聯爲什麼不馬上出兵援華？

要答覆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認識日蘇國力的對比，在過去幾年世界經濟恐慌轉入蕭條時期之際，日本的經濟狀況，比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在表面上雖然似乎稍有起色，但是它的內在矛盾，却特別尖銳發展，尤其表現在作爲日本經濟基礎的輕工業與農業上，以及公債赤字擴大的事實上，因此日本軍閥和金融資本家不得不瘋狂侵略中國和擴充軍火工業，企圖在戰爭中，去爭求出路。可是一年來侵華的結果，是使敵國的經濟呈現白孔千瘡之勢，特別是入超的擴增與現金的枯竭，使日軍戰費問題已無法解決。而在蘇聯方面，第二次五年計劃完成以後，各項生產量不僅超過日本，並且若干重要工業部門已執世界之牛耳，即在遠東方面，若干生產品，已足支持獨立作戰而有餘，特別是莫斯科與西伯利亞交通工業的迅速發展，使遠東孤立的危險可以克服。從軍事上說，日本無論空軍陸軍的質量數量都遠不及蘇聯，由於最近遠東獨立軍區之迅將完成，尤使蘇聯東方國防獲得有力的保證，海軍日方雖佔優勢然力量不足以控制西伯利亞大陸；而且自中日兩國戰爭以來，日寇消耗的財力人力早已超過它們的預計，三分之一軍力侵華，三分之二軍力侵蘇的計劃已被中國堅決抗戰的事實所粉碎。如果日寇眞的敢冒險攻蘇，勝敗誰屬，恐三尺童子都能明白，從這些事說，蘇聯有甚麼必要採取退讓隱忍呢？而且那一次事實曾表現蘇聯是退讓隱忍呢？二百餘次的日蘇邊境糾紛中，究竟是日本挑發的成功還是失敗呢？史太林，莫洛托夫及加倫將軍，屢次的演講與宣言中所謂『決不讓別人佔領蘇聯一寸土地』和『予打擊者以打擊』的諾言有否違背呢？最近蘇聯紅軍予強佔張高峯之日寇以迎頭的痛擊，是否隱忍還是退讓呢？

事實是勝于一切詭辯的。

很明顯的，是這麼一回事：日寇陷於自己本身的矛盾日益加緊，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却一天一天成功，尤其是國際方面遠東軍區的建立，以及第二條西伯利亞大鐵道的迅將完成，足使日本軍部所預擬的貝加爾湖截斷西伯利亞交通脈的計劃又成泡影。再加侵華軍事不能速戰速決，更使量窄氣小的倭寇眼紅發急，因而瘋狂地到處挑釁，企圖在冒險掙扎中覓一出路，可是有確定外交政策的蘇聯，並不因爲欧斯梯利亞婦人發急式的

挑釁而輕易上當，從李維諾夫與重光葵數次談判中，我們看到蘇聯始終以嚴正的立場來揭破日寇的狡謀，例如日本所提議以三票對二票的日蘇「滿」委員會始終難以達到目的，李維諾夫幾句譏諷的警語使洶洶而來的重光葵不得不瞠目結舌而去，這一切已告訴我們，歷次日蘇外交糾紛中勝利的是日本，還是蘇聯？

。可是問題又來了，既然蘇聯實力足以戰勝日本，爲什麼又不爲上出兵援華，實現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援助殖民地革命的政策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下列各方面來認識：

第一，我們上面已經說過，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天一天在向上，而法西斯的力量是一天一天的在沒落，所以世界戰爭有可能延遲一天就是雙方力量對比的差異更增大一天，這種差異之增大，也就是給法西斯一種致命的打擊，使法西斯在未來世界大戰中的沒落更見迅速（德日意也是看到這一點，所以急急要向蘇聯挑釁）。所以戰爭爆發愈遲，就是對蘇聯愈有利，蘇聯爲什麼一定要放棄這有利的條件呢？爲什麼不利用這條件使未來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反法西斯反帝的戰爭呢？爲什麼不利用這些條件使人類在未來大戰中的浩刼更減少呢？

第二，我們知道日蘇戰爭決不會是一個單純的兩國戰爭，它將迅速的擴大爲世界大戰。蘇聯的雷平將軍曾經說：『今天蘇聯出兵遠東，明天德國就會進攻烏克蘭，後天法國就會渡萊茵河』。所以問題並不是單純的。蘇聯在今天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的唯一社會主義國家，以它的力量去擊敗日本或德國，是有它優越地位的，但是以蘇聯一國的力量，去消滅全世界的法西斯主義，它必須具備下列各條件，卽與世界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反帝運動的結合，與法西斯國家內反法西斯運動的結合，與一切反法西斯的和平國家力量結合。今天世界各種反法西斯的力量是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力量，正在向着這個統一戰線的大道邁進着。雖然進程中間必然地存在着許多矛盾，可是我們相信由於法西斯日益瘋狂，這種反法西斯統一力量必然日益鞏固發展。蘇聯正是把握着這現實的發展，正確地運用其外交政策。我們了解這一點，就可明白蘇聯不立卽出兵，決不是退讓隱忍，而是有它更積極的意義。

第三，蘇聯立卽出兵對中國某幾點上來說，當然不是絕對無利的。例如目前日蘇大戰開始，武漢以及山西敵人進攻的力量就要受到絕大的影響與牽制；另一方面，將使敵人國內經濟政治的困難更增加數倍。可是這種有利是局部的，片面的，而在另一方面，當國際和平陣線還沒有鞏固的建立以前，敵人內部的矛盾還沒有達到更尖銳以前，這個大戰的過早爆發，它會發展成一個比第一次大戰更悠長更酷烈的一個戰爭，廣大和悠久的蔓延，將使全世界和平基礎，受更大的摧殘，那對中國長期抗戰的經濟條件軍事、金融條件上尤其對建國的工作，都將受強大的影響。例如軍火的供給，法幣的穩定，匯兌的混亂，出入口的阻礙，以及一切工業品與生產機關的影響大衆貧窮化的深刻，都有嚴重的問題。所以整個講來，戰爭的過早爆發，對中蘇兩國都不是上策。我們這裏應該認識次殖民地中國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在現階段歷史上是具有一致的利益，就是反法西斯的侵略，把握住這一點去認識問題，才能獲得正確的結論。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聽到兩種意見值得提出來批判的：

第一，有人把蘇聯不出兵和英國的不願戰爭看成同一性質，就是說，大家想保住其現有利益；以爲蘇聯經過兩次五年計劃的建設，生怕戰爭起來，會危害它十幾年慘淡經營的成績，正和英國怕戰爭會危害它廣大的殖民地一樣。這種看法，顯然是非邏輯的，因爲蘇聯和英國兩國在本質上根本是不同的。英國是保守的，蘇聯是革命、鬥爭的；英國是企圖壓制一切足以破壞均衡的一切力量，蘇聯則正要發動一切世界進步的力量與法西斯主義搏鬥；英國對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利益是矛盾的，蘇聯對殖民地解放運動是一致的，英國是根本從觀念論出發，企圖運用所

挑釁而輕易上當，從李維諾夫與重光葵數次談判中，我們看到蘇聯始終以嚴正的立場來揭破日寇的狡謀，例如日本所提議以三票對二票的日蘇『滿』委員會始終難以達到目的，李維諾夫幾句譏諷的警語使洶洶而來的重光葵不得不瞠目結舌而去，這一切已告訴我們，歷次日蘇外交糾紛中勝利的是日本，還是蘇聯？

可是問題又來了，既然蘇聯實力足以戰勝日本，爲什麼又不馬上出兵援華，實現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援助殖民地革命的政策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下列各方面來認識：

第一，我們上面已經說過，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是一天一天在向上，而法西斯的力量是一天一天的在沒落，所以世界戰爭有可能延遲一天就是雙方力量對比的差異更增大一天，這種差異之增大，也就是給法西斯一種致命的打擊，使法西斯在未來世界大戰中的沒落更見迅速（德日意也是看到這一點，所以急急要向蘇聯挑釁）。所以戰爭爆發愈遲，就是對蘇聯愈有利，蘇聯爲什麼一定要放棄這有利的條件呢？爲什麼不利用這條件使未來帝國主義戰爭變爲反法西斯反帝的戰爭呢？爲什麼不利用這些條件使人類在未來大戰中的浩刼更減少呢？

第二，我們知道日蘇戰爭決不會是一個單純的兩國戰爭，它將迅速的擴大爲世界大戰。蘇聯的雷平將軍曾經說：『今天蘇聯出兵遠東，明天德國就會進攻烏克蘭，後天法國就會渡萊茵河』。所以問題並不是單純的。蘇聯在今天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包圍中的唯一社會主義國家，以它的力量去擊敗日本或德國，是有它優越地位的，但是以蘇聯一國的力量，去消滅全世界的法西斯主義，它必須具備下列各條件，即與世界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反帝運動的結合，與法西斯國家內反法西斯運動的結合，與一切反法西斯的和平國家力量結合。今天世界各種反法西的力量是與蘇聯社會主義的力量，正在向着這個統一戰線的大道邁進着。雖然進程中間必然地存在着許多矛盾，可是我們相信由於法西斯日益瘋狂，這種反法西統一力量必然日益鞏固發展。蘇聯正是把握着這現實的發展，正確地運用其外交政策。我們了解這一點，就可明白蘇聯不立即出兵，決不是退讓隱忍，而是有它更積極的意義。

第三，蘇聯立即出兵對中國某幾點上來說，當然不是絕對無利的。例如目前日蘇大戰開始，武漢以及山西敵人進攻的力量就要受到絕大的影響與牽制；另一方面，將使敵人國內經濟政治的困難更增加數倍。可是這種有利是局部的，片面的，而在另一方面，當國際和平陣線還沒有鞏固的建立以前，敵人內部的矛盾還沒有達到更尖銳以前，這個大戰的過早爆發，它會發展成一個比第一次大戰更悠長更酷烈的一個戰爭，廣大和悠久的蔓延，將使全世界和平基礎，受更大的摧殘，那對中國長期抗戰的經濟條件軍事、金融條件上尤其對建國的工作，都將受強大的影響。例如軍火的供給，法幣的穩定，匯兌的混亂，出入口的阻礙，以及一切工業品與生產機關的影響大衆貧窮化的深刻，都有嚴重的問題。所以整個講來，戰爭的過早爆發，對中蘇兩國都不是上策。我們這裏應該認識次殖民地中國與社會主義的蘇聯在現階段歷史上是具有一致的利益，就是反法西斯的侵略，把握住這一點去認識問題，才能獲得正確的結論。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還聽到兩種意見值得提出來批判的：

第一，有人把蘇聯不出兵和英國的不顧戰爭看成同一性質，就是說，大家想保住其現有利益；以爲蘇聯經過兩次五年計劃的建設，生怕戰爭起來，會危害它十幾年慘淡經營的成績，正和英國怕戰爭會危害它廣大的殖民地一樣。這種看法，顯然是非邏輯的，因爲蘇聯和英國兩國在本質上根本是不同的。英國是保守的，蘇聯是革命、鬥爭的；英國是企圖壓制一切足以破壞均衡的一切力量，蘇聯則正要發動一切世界進步的力量與法西斯主義搏鬥；英國對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利益是矛盾的，蘇聯對殖民地解放運動是一致的，英國是根本從觀念論出發，企圖運用所

謂「現實外交」來避免世界大戰以及恢復資本主義的穩定，所以處處妥協將像缺乏一定的主見，而結果所謂「現實外交」恰是幻想。反之蘇聯是把握住現實歷史的發展，認爲二次大戰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要運用一切可能的條件，把未來帝國主義的戰爭轉變爲爭取和平的，革命的戰爭爲反帝反法西斯的戰爭，它並不幻想在目前可以有永久的和平，絕對的和平，但它必須支持到和平無法維持的時候，那時它將毫不猶豫地結合一切革命力量進步力量予打擊者以打擊，它絕不是消極而是積極，絕不是退讓而是鬥爭，而且也只有在這樣路線下，蘇聯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才能獲得保證。

第二，有人以爲蘇聯之所以不出兵，國內的問題是重要原因之一。它的論據是這樣：蘇聯如果一出兵，國內的托派立即將大肆活動，以圖顛覆政府，因此國內的矛盾將隨之而擴大。反之，日本或德國一出兵，倒可以在緩和國內階級的矛盾，把人民的目光轉移對外。例如甘介侯先生就曾經這麽分析過，這個意見，我也不能同意，蘇聯國內矛盾之存在，這在全世界資本主義依然存在的今天，是不能避免的。所謂托派的陰謀活動，其根源還在於國際法西斯的支持，由今年春季的大叛國案上已經證明了。可是我們相信，蘇聯政權是建築在絕對多數的人民身上的，如果戰爭一旦發生，托匪的陰謀和掩護色，毫無問題將更容易被民衆所發覺和打擊，它的欺騙將比大叛國案更無從掩飾，蘇聯人民將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口號下，予以更無情的剷滅，（正如中國托匪在民族抗戰中受全國人民的唾棄一樣）。反之，在日本或德意戰爭的發生，將更擴大國內反法西斯的鬥爭，生活的貧困化，兵士無代價的巨大犧牲，將使廣大羣衆從法西斯的高壓和欺騙政策下，更快的覺醒過來，這將更容易引起國內民衆猛烈的反戰運動以及軍隊的瓦解，一直在把侵略戰爭發展成爲國內戰爭，在一年零兩個月的抗戰中間，日軍內部的瓦解現象與東京大阪的反戰鬥爭，都證明這是一定的。

，上面各節，把蘇聯出兵問題，已經予以一般的說明了。從這中間我們可以認識蘇聯眞正的態度，中蘇兩國關係的基礎，以及局部戰爭與世界戰爭的關係，從這些問題中間，我們可以去觀察張高峯事件的內容與前途，只少可以獲得一個大概的輪廓。

這次問題，大概的說已經和平解決了，這次解決無疑是日寇的一個屈服，換句說話，也就是蘇聯的勝利，和平力量的一個勝利。由於這次事件的影響，無疑是給促進和平陣線一個很大的保證，而予法西斯侵略者一個打擊．也許有人看到事態之沒有擴大，會感到失望，甚至反譏蘇聯的軟弱，然而消極看法根本是幼稚的謬誤。

根據上述分析，最後我們可以指出中國人民對於本問題以及中蘇兩國關係應取的態度，作本文的結論。

第一，中國必須更堅決更自信的抗戰到底，尤其是在保衛武漢的任務，必須發揮我們所有的力量與優點，以擊破敵人，只有這樣才能粉碎敵人企圖以反蘇戰爭的烟幕，來分化國際視聽與國人抗戰意志的陰謀。

第二，中國必須認識與蘇聯的共同利益，加緊兩國親密的合作與信任，以中蘇爲核心促進國際集體和平制早日建立與鞏固發展。

第三，中國必須加緊國際宣傳工作與國民外交，以爭求國際更大的精神與實力的援助，並孤立敵人的勢力。

第四，我們必須徹底消滅妥協論與悲觀論的毒素。嚴厲打擊武漢失守中國就無辦法的論調。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蘇互助進一步的實現以及國際同情與援助的擴大。

第五，中國必須號召世界一切弱小民族以及日本國內的大衆，一致反對法西斯強盜進攻中國、西班牙、及蘇聯的陰謀，並號召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一致加入和平陣線。

大時代到來了，每個中國人民必須認識它的任務不僅是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和平，而且是爭取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我們必須以最艱苦的奮鬥與不屈不撓的持久精神去迎接這大時代，與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結合起來，去打倒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國際惡魔——法西斯蒂！

謂「現實外交」來避免世界大戰以及恢復資本主義的穩定，所以處處妥協將像缺之一定的主見，而結果所謂「現實外交」恰是幻想。反之蘇聯是把握住現實歷史的發展，認爲二次大戰是不能避免的，所以要運用一切可能的條件，把未來帝國主義的戰爭轉變爲爭取和平的，革命的戰爭爲反帝反法西斯的戰爭，它並不幻想在目前可以有永久的和平，絕對的和平，但它必須支持到和平無法維持的時候，那時它將毫不猶豫地結合一切革命力量進步力量予打擊者以打擊，它絕不是消極而是積極，絕不是退讓而是鬥爭，而且也只有在這樣路線下，蘇聯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才能獲得保證。

第二，有人以爲蘇聯之所以不出兵，國內的問題是重要原因之一。它的論據是這樣：蘇聯如果一出兵，國內的托派立即將大肆活動，以圖顛覆政府，因此國內的矛盾將隨之而擴大。反之，日本或德國一出兵，倒可以在緩和國內階級的矛盾，把人民的目光轉移對外。例如甘介侯先生就曾經這麽分析過，這個意見，我也不能同意，蘇聯國內矛盾之存在，這在今世界資本主義依然存在的今天，是不能避免的。所謂托派的陰謀活動，其根源還在於國際法西斯的支持，由今年春季的大叛國案上已經證明了。可是我們相信，蘇聯政權是建築在絕對多數的人民身上的，如果戰爭一旦發生，托匪的陰謀和掩護色，毫無問題將更容易被民衆所發覺和打擊，它的欺騙將比大叛國案更無從掩飾，蘇聯人民將在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口號下，予以更無情的剷滅，（正如中國托匪在民族抗戰中受全國人民的唾棄一樣）。反之，在日本或德意戰爭的發生，將更擴大國內反法西斯的鬥爭，生活的貧困化，兵士無代價的巨大犧牲，將使廣大羣衆從法西斯的高壓和欺騙政策下，更快的覺醒過來，這將更容易引起國內民衆猛烈的反戰運動以及軍隊的瓦解，一直在把侵略戰爭發展成爲國內戰爭，在一年零兩個月的抗戰中間，日軍內部的瓦解現象與東京大阪的反戰鬥爭，都證明這是一定的。

，上面各節，把蘇聯出兵問題，已經予以一般的說明了。從這中間我們可以認識蘇聯眞正的態度，中蘇兩國關係的基礎，以及局部戰爭與世界戰爭的關係，從這些問題中間，我們可以去觀察張高峯事件的內容與前途，只少可以獲得一個大概的輪廓。

這次問題，大概的說已經和平解決了，這次解決無疑是日寇的一個屈服，換句說話，也就是蘇聯的勝利，和平力量的一個勝利。由於這次事件的影響，無疑是給促進和平陣線一個很大的保證，而予法西斯侵略者一個打擊。也許有人看到事態之沒有擴大，會感到失望，甚至反譏蘇聯的軟弱，然而這種看法根本是幼稚的謬誤。

根據上述分析，最後我們可以指出中國人民對於本問題以及中蘇兩國關係應取的態度，作本文的結論。

第一，中國必須更堅決更自信的抗戰到底，尤其是在保衛武漢的任務，必須發揮我們所有的力量與優點，以擊破敵人，只有這樣才能粉碎敵人企圖以反蘇戰爭的烟幕，來分化國際視聽與國人抗戰意志的陰謀。

第二，中國必須認識與蘇聯的共同利益，加緊兩國親密的合作與信任，以中蘇爲核心促進國際集體和平制早日建立與鞏固發展。

第三，中國必須加緊國際宣傳工作與國民外交，以爭求國際更大的精神與實力的援助，並孤立敵人的勢力。

第四，我們必須徹底消滅妥協論與悲觀論的毒素。嚴厲打擊武漢失守中國就無辦法的論調。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中蘇互助進一步的實現以及國際同情與援助的擴大。

第五，中國必須號召世界一切弱小民族以及日本國內的大衆，一致反對法西強盜進攻中國、西班牙、及蘇聯的陰謀，並號召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一致加入和平陣線。

大時代到來了，每個中國人民必須認識它的任務不僅是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與和平，而且是爭取世界的和平與正義。我們必須以最艱苦的奮鬥與不屈不撓的持久精神去迎接這大時代，與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結合起來，去打倒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國際惡魔——法西斯蒂！

戰區各縣的一般問題及其解決

晏忠承

最近獲得一個機會，到浙西各縣跑了一趟，因爲時間的短促，對於戰區各縣的一般情形，愧無詳切和深入的考察，不過，也曾經同各縣區的主政人員閒談過，似乎大家都感到許多困難，並且頗望有一個解決的辦法。這些困難問題是什麼？大概分下列幾個：

一、人才的缺乏。

二、經費的拮据。

三、軍差的煩困。

四、黨政的無謂磨擦。

五、社會經濟的枯滯。

六、地方自衛力量的不健全。

如果一一詳細的加以說明，當然有許多事例可舉。爲避免拖沓，僅言其大略。

各戰區縣份大都感到人才缺乏，像那種有基本學識素養，有辦事才具，兼能刻苦耐勞的青年，實在不可多得，這個原因是有才有學者大都不能忍受艱苦，深入戰區，每個月二三十元的生活費，他們是不樂意的；現在肩負工作的人員，當然很有些幹練而刻苦自勵的青年，但一般的學識修養較差者佔了大部分，這是推行政令上感到莫大困難的問題。例如某縣缺乏一位財政科長，向各方徵求，但是真有財政專才的人，相顧辭却，以致不能不找較差的人來接充，這個人往往對於一般政令非常隔膜，而財政比較專門技術又甚缺乏，才力不勝，當然沒有好的成績。

戰區各縣的經費預算，是有限的，少至數百元，多至千餘元，這小小的數目，單是應付縣府的日常開支，已感得捉襟見肘；如若舉辦幾樁事業，則無米難炊，事實上辦不到，於是大都支持門面就算了，談不到興辦事業。

因爲對敵作戰的關係，軍隊調動頻繁，地方政府在職責上應該多方協助，採辦軍糧柴火，徵集運輸民伕，都是要替軍隊想辦法的，然而，軍隊的需求往往急如星火，縣政府或有未曾周到的地方，難免不受軍隊的指責，縣長先生受氣了，因而有些煩悶而萌退志的。

黨政間的關係，本來是很融洽的，因爲大家所努力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抗戰建國。不過，爲了誰多負責的小事，在各縣份常常偶生磨擦，如民衆運動領導權，照規定本來是由各縣黨政機關所組成的抗衛會操取的，大家可以貢獻能力，共同推進，再好也沒有了，然常有因人事的不調和而各行其是，有些地方增加許多無謂的磨擦，對於抗戰工作的推進，反而受到不良的影響。

浙西鄰近戰區各縣處羣山間，農產收入，如谷米、蠶絲、桐油、竹木等至爲豐厚，平時因爲交通的便利，流通外地，社會經濟賴以活躍，自戰事發生，交通受阻，物產不能暢銷，遂感到金融的停滯了。

自洪楊亂後，浙西各縣人口銳減，現在地方居民，多係由台州、海門等地遷來，他們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很少人從軍，文弱成風，地方團隊和民間武力素稱薄弱。這次爲防禦日本強盜，各縣已有自衛隊的組成，力量還是不夠，所以也成當前的一個問題。

明白了戰區縣份的幾個問題，就可想到解決的辦法。國家當着對外作戰的時候，一般的處境總是異常艱難，何況我們是抵抗優勢的侵略者。地方政府在戰時所負的責任異常重大，處在後方的縣份，要做到維持治安、肅清漢奸、儲備糧食、補充兵員、組訓民衆、推行戰時種種政令，特別繁重；至鄰近戰區縣份，更是特別緊張，除了上述種種要務外，還要協助軍旅運輸、供應軍旅需要救護及掩埋傷亡兵員，沒有一件不是要費盡心力的。所以在戰爭時期主持縣政的人員，第一要能忍苦耐勞，辦事精密而幹練，決不是往時一般『視官署如傳舍，等法令如弁髦』的腐敗官僚唯名利是圖的先生所能肩任，除了縣長本人要有熱烈的愛國情緒，捨己爲羣

戰區各縣的一般問題及其解決

晏忠承

最近獲得一個機會，到浙西各縣跑了一趟，因爲時間的短促，對於戰區各縣的一般情形，愧無詳切和深入的考察，不過，也曾經同各縣區的主政人員閑談過，似乎大家都感到許多困難，並且頗望有一個解決的辦法。這些困難問題是什麼？大概分下列幾個：

一、人才的缺乏。

二、經費的拮据。

三、軍差的煩困。

四、黨政的無謂磨擦。

五、社會經濟的枯滯。

六、地方自衛力量的不健全。

如果一一詳細的加以說明，當然有許多事例可舉。爲避免拖沓，僅言其大略。

各戰區縣份大都感到人才缺乏，像那種有基本學識素養，有辦事才具，兼能刻苦耐勞的青年，實在不可多得，這個原因是有才有學者大都不能忍受艱苦，深入戰區，每個月二三十元的生活費，他們是不樂意的；現在肩負工作的人員，當然很有些幹練而刻苦自勵的青年，但一般的學識修養較差者佔了大部分，這是推行政令上感到莫大困難的問題。例如某縣缺乏一位財政科長，向各方徵求，但是真有財政專才的人，相顧辭却，以致不能不找較差的人來接充，這個人往往對於一般政令非常隔膜，而財政比較專門技術又甚缺乏，才力不勝，當然沒有好的成績。

戰區各縣的經費預算，是有限的，少至數百元，多至千餘元，這小小的數目，單是應付縣府的日常開支，已感得捉襟見肘；如若舉辦幾樁事業，則無米難炊，事實上辦不到，於是大都支持門面就算了，談不到興辦事業。

因爲對敵作戰的關係，軍隊調動頻繁，地方政府在職責上應該多方協助，採辦軍糧柴火，徵集運輸民伕，都是要替軍隊想辦法的，然而，軍隊的需求往往急如星火，縣政府或有未曾周到的地方，難免不受軍隊的指責，縣長先生受氣了，因而有些煩悶而萌退志的。

黨政間的關係，本來是很融洽的，因爲大家所努力的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抗戰建國。不過，爲了誰多負責的小事，在各縣份常常偶生磨擦，如民衆運動領導權，照規定本來是由各縣黨政機關所組成的抗衛會操取的，大家可以貢獻能力，共同推進，再好也沒有了，然常有因人事的不調和而各行其是，有些地方增加許多無謂的磨擦，對於抗戰工作的推進，反而受到不良的影響。

浙西鄰近戰區各縣處羣山間，農產收入，如谷米、蠶絲、桐油、竹木等至爲豐厚，平時因爲交通的便利，流通外地，社會經濟賴以活躍，自戰事發生，交通受阻，物產不能暢銷，遂感到金融的停滯了。

自洪楊亂後，浙西各縣人口銳減，現在地方居民，多係由台州、海門等地遷來，他們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很少人從軍，文弱成風，地方團隊和民間武力素稱薄弱。這次爲防禦日本強盜，各縣已有自衛隊的組成，力量還是不够，所以也成當前的一個問題。

明白了戰區縣份的幾個問題，就可想到解決的辦法。國家當着對外作戰的時候，一般的處境總是異常艱難，何況我們是抵抗優勢的侵略者。地方政府在戰時所負的責任異常重大，處在後方的縣份，要做到維持治安、肅清漢奸、儲備糧食、補充兵員、組訓民衆、推行戰時種種政令，特別繁重；至鄰近戰區縣份，更是特別緊張，除了上述種種要務外，還要協助軍旅運輸、供應軍旅需要救護及掩埋傷亡兵員，沒有一件不是要費盡心力的。所以在戰爭時期主持縣政的人員，第一要能忍苦耐勞，辦事精密而幹練，決不是往時一般『視官署如傳舍，等法令如弁髦』的腐敗官僚唯名利是圖的先生所能肩任，除了縣長本人要有熱烈的愛國情緒，捨己爲羣

的犧牲精神和精明強幹的才具外，還得有一般幹練有爲忍苦艱苦的幹部人員共同協助，然後可以圖赴事功。這個要求，在萬方高叫「才難」的中國現環境中，無疑地是難達到這個期望的。不過，人才並不是天生成功的，大都是從磨練和訓練而來。所以我以爲鄰近戰區縣份的人才是不會感到如何的缺乏的，祇要各位縣長先生能夠對現在已有幹部人員，善爲而導與訓練。因爲目前確實已有一般純潔無疵的優秀青年，自願犧牲一切，跑到前方去工作，這些青年雖在經驗辦事上不無若干欠缺之處，但其基本修養已具備了，如果多給以鍛鍊，不惜多方領導，一定可以造成有用的人才。據我所知道的，本省前碧湖訓練團所訓練過而派到各戰區縣份服務的青年，不在少數，這些青年雖不敢說個個是優秀份子，可是他們吃苦，和對國家當前的處境的認識確是比一般優好得多。各位縣長如果不以客卿相看，能給予以一部份實際工作，使之歷練而獲得經驗，自然各種事務都會有人辦，而且辦得很好，那裏還會感到人才不够呢。

至經費短絀這個問題，確是一個事實。然而，也不是沒有辦法的，只要我們肯在無辦法中想辦法。各縣經費都是仰給於上級政府的支給，然上級政府是否有充裕的充裕經費，就要看各縣政府對於各種捐稅是否認眞征收。如果縣政府祇天天盼望上級政府多撥給經費，而本身對於各種捐稅反忽略去征收，試問上級政府的經費又從那裏得來呢？現在縣地方經費多賴征收田賦來補助，有些戰區縣份的田賦是奉令豁免了，然而，縣政府仍可代替上級政府推銷救國公債，上級政府多一項收入，縣政府經費自可多獲得一些。數百元乃至千元的經費，誠然很少。但是，如果一個錢能做十個錢用，多方節省，也不是不可擠出一點錢做幾種事業的。

我們在戰時的工作，因爲「軍事第一」全國國民總動員的結果，每個人的心力都要用在抗戰有益的事業上，一般行政人員更要多方協助軍事。所以，供應軍差，與其說是各縣政府的臨時工作，不如說是各縣政府應盡的任務。我想也沒有什麼難，如果平時準備有素，短時期要若干民伕和軍需日用品是可以辦到的。做縣長的平時少在辦公室內辦理文書，多跑跑路和老百姓接洽聯絡，同他們講明大家要賣點力的道理，老百姓總是純良而肯犧牲一點以報効國家的。倘若平時毫無準備，臨時東奔西淡，甚至強壓老百姓出力，當然應付欠周到，軍民雙方都不討好了。我以爲各縣縣長爲供應軍差而受到一切苦辱，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反省的，因受苦，祇有加倍努力於準備工作，若以稍受點辱，便消極起來，那是忘却了本身的職守和戰時對軍事應盡最大努力的神聖任務了。

黨政間原爲一體，自無磨擦可言，有些縣份因爲一點小事有人事上的不調和，我以爲不成問題的。黨政間各有其本身的職務，需要合力去辦的，自然大家貢獻力量，如果某一件事由黨或政專門負責去辦的，就應讓某一機關專門去辦，免得步驟紊亂，系統不明，而成績不顯。現在我們只有從工作成績上去表現，誰能認眞而且有力做事的，就讓誰去努力，爭功果然談不到，爭權更是多餘的事。故我們希望今後黨政兩方對於本身職務劃分清楚，共同在工作上去努力表現成績，才是有益於抗戰建國的前途。

社會經濟，因爲交通受阻，受到相當的影響，這是普遍的問題，不過在鄰近戰區各縣感到特別顯著些。這個問題主要的困難，在交通不便，解決的辦法，要注意於交通的恢復，新的交通設備，因爲軍事的關係，沒有往前的便利了，不過，舊的道路和交通工具帆船手車仍可利用，農業品仍可運輸國內各地，換取日用必需品。其實，各地方也可以籌自給自足的方法，今年很可慶慰的，是農作物的普遍豐收，糧食亦不感到若何困難，至於棉布等必需品，各地可以發展手工業，自求供給。除此而外，舶來奢侈品是用不着的，儘管缺乏，反於社會經濟有利，本省有農產調整處的設置，對於農產調整，當有一個完善的籌劃，我們希望加緊的努力一番。

地方武力問題，自各縣抗衛隊相繼成立後，可以說已有相當基礎，今後只要在訓練

的犧牲精神和精明强幹的才具外，還得有一般幹練有爲忍苦艱苦的幹部人員共同協助，然後可以圖赴事功。這個要求，在萬方高叫「才難」的中國現環境中，無疑地是難達到這個期望的。不過，人才並不是天生成功的，大都是從磨練和訓練而來。所以我以爲鄰近戰區縣份的人才是不會感到如何的缺乏的，祇要各位縣長先生能夠對現在已有幹部人員，善爲訓導與訓練。因爲目前確實已有一般純潔無疵的優秀青年，自願犧牲一切，跑到前方去工作，這些青年雖在經驗辦事上不無若干欠缺之處，但其基本修養已具備了，如果多給以鍛鍊，不惜多方領導，一定可以造成有用的人才。據我所知道的，本省前碧湖訓練團所訓練過而派到各戰區縣份服務的青年，不在少數，這些青年雖不敢說個個是優秀份子，可是他們吃苦，和對國家當前的處境的認識確是比一般優好得多。各位縣長如果不以客卿相看，能給予以一部份實際工作，使之歷練而獲得經驗，自然各種事務都會有人辦，而且辦得很好，那裏還會感到人才不够呢。

至於經費短絀這個問題，確是一個事實。然而，也不是沒有辦法的，只要我們肯在無辦法中想辦法。各縣經費都是仰給於上級政府的支給，然上級政府是否有充裕的充裕經費，就要看各縣政府對於各種捐稅是否認眞征收。如果縣政府祇天天盼望上級政府多撥給經費，而本身對於各種捐稅反忽略去征收，試問上級政府的經費又從那裏得來呢？現在縣地方經費多賴征收田賦來補助，有些戰區縣份的田賦是奉令豁免了，然而，縣政府仍可代替上級政府推銷救國公債，上級政府多一項收入，縣政府經費自可多獲得一些。數百元乃至千元的經費，誠然很少。但是，如果一個錢能做十個錢用，多方節省，也不是不可膠出一點錢做幾種事業的。

我們在戰時的工作，因爲「軍事第一」全國國民總動員的結果，每個人的心力都要用在抗戰有益的事業上，一般行政人員更要多方協助軍事。所以，供應軍差，與其說是各縣政府的臨時工作，不如說是各縣政府應盡的任務。我想也沒有什麽難，如果平時準備有素，短時期要若干民伕和軍需日用品是可以辦到的。做縣長的平時少在辦公室內辦理文書，多跑跑路和老百姓接洽聯絡，同他們講明大家要賣點力的道理，老百姓總是純良而肯犧牲一點以報効國家的。倘若平時毫無準備，臨時東奔西淡，甚至強壓老百姓出力，當然應付欠周到，軍民雙方都不討好了。我以爲各縣縣長爲供應軍差而受到一切苦辱，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反省的，因受苦，祇有加倍努力於準備工作，若以稍受點辱，便消極起來，那是忘却了本身的職守和戰時對軍事應盡最大努力的神聖任務了。

黨政間原爲一體，自無磨擦可言，有些縣份因爲一點小事有人事上的不調和，我以爲不成問題的。黨政間各有其本身的職務，需要合力去辦的，自然大家貢獻力量，如果某一件事由黨或政專門負責去辦的，就應讓某一機關專門去辦，免得步驟紊亂，系統不明，而成績不顯。現在我們只有從工作成績上去表現，誰能認眞而且有力做事的，就讓誰去努力，爭功果然談不到，爭權更是多餘的事。故我們希望今後黨政兩方對於本身職務劃分清楚，共同在工作上去努力表現成績，才是有益於抗戰建國的前途。

社會經濟，因爲交通受阻，受到相當的影響，這是普遍的問題，不過在鄰近戰區各縣感到特別顯著些。這個問題主要的困難，在交通不便，解決的辦法，要注意於交通的恢復，新的交通設備，因爲軍事的關係，沒有往前的便利了，不過，舊的道路和交通工具帆船手車仍可利用，農業品仍可運輸國內各地，換取日用必需品。其實，各地方也可以籌自給自足的方法，今年很可慶慰的，是農作物的普遍豐收，糧食亦不感到若何困難，至於棉布等必需品，各地可以發展手工業，自求供給。除此而外，舶來奢侈品是用不着的，儘管缺之，反於社會經濟有利，本省有農產調整處的設置，對於農產調整，當有一個完善的籌劃，我們希望加緊的努力一番

地方武力問題，自各縣抗衛隊相繼成立後，可以說已有相當基礎，今後只要在訓練

抗戰時期的繪畫運動

朱郎

在最近過去中國的繪畫運動，可以從二方面來分析，中國固有的——中國畫，和西洋傳來的——西洋畫；中國固有的繪畫，從除了少數的因爲受西洋美術的影響而畸形長成的流派外，大概仍是接受着先人的「遺產」，表現所謂『士大夫』的怡情悅性，根本失去了它自身的重大的使命。這是最明顯的例證，在明末曾經誕生過兩個驚人的畫家，裝啞的八大山人，和削髮爲僧的石濤。可是他們所留給當時的人們是什麽？在技巧上果然是走上了成功之路，而意識是完全表現着屈服的消極。雖然環境不能允許他們生產抗清的作品，已證明了他們的超社會的現象。

其次關於西洋傳來的西洋畫，西洋畫家第一個到中國的伊太利的郎世甯，在清康熙的宮中任宮庭畫家，以中國的畫具表現西洋畫寫實的風俗，這是西洋畫出現在中國藝壇的先聲。至於整個的中國西洋畫的發達，還是在五四以後的事，因此中國的西洋畫史，簡直是短促得不能再短，不過在這個短促的歷史過程中，經過了許多的青年藝人的努力，總算已經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繪畫運動的盛衰是足以影響一個民族的命運，而現在的中國繪畫存在着兩個不同的目標——接受先人的遺產，側重技巧的純中國畫，和來自歐洲形式與內容並重的西洋畫。但我們在這國難方殷的關頭，我們要用怎樣的態度去處理這與民族興亡相關的繪畫呢？一個簡短的定義，解決這一個嚴重的問題，採用西洋畫的寫實技法，來表現合乎民族和時代需要的東方固有的旨趣的繪畫。

捨之的抗戰期間中的音樂運動中曾經說過了這樣的話：「我們要喚醒全民，固然有許多方法，但文字僅限於識字階級，用文字構成的口號，所發生的力量，當然也受限制，音樂即是經了藝術的整理的合乎人類本能的口號，因爲音樂的成素，是人類感受中最直接的成素。農民有田歌，樵夫有山歌……無不表示音樂對於人類生存本能中的密協，我們要利用這種密協，而加以調理，使它成爲一致的表現，假使這工作做得着實，它的力量一定不可估計，它可以在這抗戰期內，使民衆的精神，取得最大團結與奮起。……積極方面，可以增強抗戰力量；消極方面，也可以澄清污濁的精神，爲此龐大民族注射復興的血液，實爲挽救危亡和實行新生的唯一的利器了。」依據捨之的理論，音樂的確是民族抗戰中的唯一的文化武器，可是我敢大胆的說，他一定沒有讀過藝術論，所以歌與曲沒有分別得清楚。以藝術的分類來說，聽覺藝術——音奏的本身是抽象的藝術，

及機械補充上用點力，便可形成一種偉大的力量。鄰近戰區各縣，奉令停辦徵兵，然年富力強的壯丁，不在少數，很可運用，此後竊以爲應使所有壯丁都加以抗衛隊的組織和訓練，就同徵兵的用意一樣。這在各縣自己去努力做而已。

上面拉雜的陳述個人的意見，只是原則上的提供，沒有談到具體的方案，當然不免近於皮毛。不過，我們能把握着每個問題的要點，詳細的辦法，是由切實推行中可以陸續去發見的，用不着多所辭費了。

紅鬍鬚的號兵

阿楊

我們的隊伍一步一步的向臨安境前進着，我們一天比一天的接近了前線，砲聲從隱隱的到了轟隆轟隆——乾脆的巨響。

我們沒有畏懼，只有興奮：

「我們終于達到久已渴望的前線了。」

每個同志的臉上都露出了喜悅的光彩。

在一個深夜裏在路上經過許多盤問，口令……我們到達了距離火線只有十來里路的亭柱頭。

這裏是駐紮着保安團隊第×團的地方，有許多團指導和連指導都是在金華時認識的，這更教我們興奮了，第二天一早，他們陸續的來看我們了，告訴我們他們在前線幾個月來的緊張的有趣的生活。

在這裏，我所不能忘記的，是「紅鬍鬚

抗戰時期的繪畫運動

朱郎

在最近過去中國的繪畫運動，可以從二方面來分析，中國固有的——中寫畫，和西洋傳來的——西洋畫；中國固有的繪畫，從除了少數的因為受西洋美術的影響而畸形長成的流派外，大概仍是接受着先人的「遺產」，表現所謂「士大夫」的怡情悅性，根本失去了它自身的重大的使命。這是最明顯的例證，在明末曾經誕生過兩個竄入的畫家，裝啞的八大山人，和削髮為僧的石濤。可是他們所留給當時的人們是什麼？在技巧上果然是走上了成功之路，而意識是完全表現着屈服的消極。雖然環境不能允許他們生產抗消的作品，已證明了他們的超社會的現象。

其次關於西洋傳來的西洋畫，西洋畫家第一個到中國的伊太利的郎世甯，在清康熙的宮中任宮庭畫家，以中國的畫具表現西洋畫寫實的風俗，這是西洋畫出現在中國藝壇的先聲。至於整個的中國西洋畫的發達，還是在五四以後的事，因此中國的西洋畫史，簡直是短促得不能再短，不過在這個短促的歷史過程中，經過了許多的青年藝人的努力，總算已經奠定了相當的基礎。

繪畫運動的盛衰是足以影響一個民族的命運，而現在的中國繪畫存在着兩個不同的目標——接受先人的遺產，側重技巧的純中國畫，和來自歐洲形式與內容並重的西洋畫。但我們在這國難方殷的關頭，我們要用怎樣的態度去處理這與民族興亡相關的繪畫呢？一個簡短的定義，解決這一個嚴重的問題，採用西洋畫的寫實技法，來表現合乎民族和時代需要的東方固有的旨趣的繪畫。

捨之的抗戰期間中的音樂運動中曾經說過了這樣的話：「我們要喚醒全民，固然有許多方法，但文字僅限於識字階級，用文字構成的口號，所發生的力量，當然也受限制，音樂卻是經了藝術的整理的合乎人類本能的口號，因為音樂的成素，是人類感受中最直接的成素。農民有田歌，樵夫有山歌……無不表示音樂對於人類生存本能中的密協，我們要利用這種密協，而加以調理，使它成為一致的表現，假使這工作做得着實，它的力量一定不可估計，它可以在這抗戰期內，使民眾的精神，取得最大團結與奮起。……積極方面，可以增強抗戰力量；消極方面，也可以澄清污濁的精神，為此龐大民族注射復興的血液，實為挽救危亡和實行新生的唯一的利器了。」依據捨之的理論，音樂的確是民族抗戰中的唯一的文化武器，可是我敢大膽的說，他一定沒有讀過藝術論，所以歌與曲沒有分別得清楚。以藝術的分類來說，聽覺藝術——音奏的本身是抽象的藝術，

及槍械補充上用點力，便可形成一種偉大的力量。鄰近戰區各縣，奉令停辦徵兵，然年富力強的壯丁，不在少數，很可運用，此後竊以為應使所有壯丁都加以抗衛隊的組織和訓練，就同徵兵的用意一樣。這在各縣自己去努力做而已。

上面拉雜的陳述個人的意見，只是原則上的提供，沒有說到具體的方案，當然不免近於皮毛。不過，我們能把握着每個問題的要點，詳細的辦法，是由切實推行中可以陸續去發見的，用不着多所辭費了。

紅鬍鬚的號兵

阿楊

我們的隊伍一步一步的向臨安境前進着，我們一天比一天的接近了前線，砲聲從隱隱的到了轟隆轟隆～～～～乾脆的巨響。

我們沒有畏懼，只有興奮：

「我們終于達到久已渴望的前線了。」

每個同志的臉上都露出了喜悅的光彩。

在一個深夜裏在路上經過許多盤問，口令……我們到達了距離火線只有十來里路的亭杜頭。

這裏是駐紮着保安團隊第×團的地方，有許多團指導和連指導部是在金華時認識的，這更教我們興奮了，第二天一早，他們陸續的來看我們了，告訴我們他們在前線幾個月來的緊張的有趣的生活。

在這裏，我所不能忘記的，是「紅鬍鬚

我們知道世界著名的彼多芬的Sonata月光曲Moon Light，它祇是從音色和拍子中給予我們一種月光的感覺，如此外就並沒有給我們一個具象的形體。當然許多的曲子附有歌詞的，但歌詞的本身是屬於文學而不屬於音樂的，文學在不認識字的羣衆中，決不能達到宣傳的効果的，假使我們免強把歌詞配備以曲譜而歌詞，但因爲中國的方言關係，它的收獲並不一定很大。而所謂合於民族需要的最直接最普遍的美術，能够負起這神聖抗戰宣傳使命的唯一的利器，莫如繪畫。因爲繪畫所給予觀衆的，即不是像文學一樣的僅限於識字的羣衆，又不像音樂般祇是抽象的感覺，它給予觀衆的是有形有色的故事的特寫，這有形有色的故事的特寫，就是誰也能了解的藝術產物。

繪畫在文化的陣地中所佔有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在抗戰時期中所負的宣傳的責任是如此的重大，所以整個的美術運動的展開，已經是成爲一件刻不容緩的事了。而我們回顧一下，自七七盧溝橋事變以來，各黨各派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展開了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史實給我們一個忠實的教訓，戰爭不僅是單獨的從軍事上取決勝負，而是配備着政治、經濟、文化等戰爭，同時不僅是動員和利用一切的現有的力量，並且應該準備新的力量，完成戰爭的目的——最後的勝利。準備新的力量，就是說我們應該注意戰時急切所需要培養的各部的幹部問題，這一點政府應該組織若干的文化細胞的繪畫幹部訓練班——新的藝術教育，以最短的時間，養成健全有力的文化挺進隊，一面接受東洋與西洋的各個時代的藝術遺產，另一方面創造復興中華民族的新興藝術。可是在抗戰開始到今天已有十三個月有零了，在這個過渡時代除了陝北的延安，有魯迅藝術學院的設立，而中央政府隸屬之下的各藝術學校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一個問題的嚴重性。也許有人爲這樣的懷疑，一個藝人決不是短促的期間所能造成，這句話果然說得並沒有錯，不過現在羣衆所需要的並不是純藝術性的畫家，而是宣傳的繪畫工作者，——以繪畫代替文字宣傳民衆與教育民衆，使每一個人都認識敵寇的陰謀與暴行，了解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可能，燃燒起救亡的火炬，在艱巨中奮鬥出一條光明之大路，和平的光輝照耀着世界上的每一個的弱小民族。

最後，我得附帶聲明的，我並不是一味的提倡粗製濫造宣傳繪畫，而忽視精細的繪畫，我們果然希望新進的青年藝人來負起宣傳民衆和教育民衆的重責，但更深盼像在法蘭西大革命的激動起羅曼諦克(Romantic)的怒潮，和歐戰的風雲動蕩了全歐洲的藝壇一般，不論是中國固有的或是西洋傳來的，在這個神聖的爲求民族獨立生存的抗戰期間，中國的畫壇經過了這一次的革命洗禮，有一個嶄新的形式（包括着新的內容）出現。

的號兵」的故事，這個故事太有味了，我們聽了，有如小孩子聽成年人講的神話一樣。

「他本來是紅軍裏的戰鬥員」，一個連指導這樣的開始了這個故事：「一天，他帶了六七個士兵，到附近的山上去，他預先打算好，留幾個在這邊山上，派幾個到對面的山上去，再派幾個到比較遠一點的另一塊山上去，一切都定當了，於是，他發了一個命令，這邊山上就「乒乒乒乓……」的一齊放起來了。

「敵人多的是機關槍和大砲，當然不會放鬆過這個驟然而來的襲擊的，於是，「波波波波……轟！轟！轟！……」機關槍和大砲瞄準着兩三塊山上拚命的放了。

「這時候，他——紅鬍鬚的號兵，在山上吹起了衝鋒的號，這邊吹了，又跑到另外一塊山上去吹「吊××團」的號令，一歇，又在另一處吹起「吊××團」的號令，他就這樣的跑着奔着，這邊吹了又到那邊去吹，吹過了衝鋒號，又吹增援號……散在幾塊山上的士兵呢？不停的只管放着槍，「乒乒乒……」

「然後他向敵人陣地摸索過去。

「敵人弄得莫明其妙不知虛實了，結果敵人是退走了。於是，他把敵人拋棄下來的兩挺機關槍和一門小鋼砲，背了回來，更有趣的，他還割來了幾個敵人的頭呢！

「這一來，他就從號兵昇到了少尉。」

我們知道世界著名的彼多芬的Sonata月光曲Moon Light，它祇是從音色和拍子中給予我們一種月光的感覺，如此外就並沒有給我們一個具象的形體。當然許多的曲子附有歌詞的，但歌詞的本身是屬於文學而不屬於音樂的，文學在不認識字的羣衆中，決不能達到宣傳的效果的，假使我們免強把歌詞配備以曲譜而歌詞，但因為中國的方言關係，它的收獲並不一定很大。而所謂合於民族需要的最直接最普遍的美術，能夠負起這神聖抗戰宣傳使命的唯一的利器，莫如繪畫。因為繪畫所給予觀衆的，即不是像文學一樣的僅限於識字的羣衆，又不像音樂般祇是抽象的感覺，它給予觀衆的是有形有色的故事的特寫，這有形有色的故事的特寫，就是誰也能了解的藝術產物。

繪畫在文化的陣地中所佔有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在抗戰時期中所負的宣傳的責任是如此的重大，所以整個的美術運動的展開，已經是成為一件刻不容緩的事了。而我們回顧一下，自七七盧溝橋事變以來，各黨各派團結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展開了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史實給我們一個忠實的教訓，戰爭不僅是單獨的從軍事上取決勝負，而是配備着政治、經濟、文化等戰爭，同時不僅是動員和利用一切的現有的力量，並且應該準備新的力量，完成戰爭的目的——最後的勝利。準備新的力量，就是說我們應該注意戰時急切所需要培養的各部的幹部問題，這一點政府應該組織若干的文化細胞的繪畫幹部訓練班——新的藝術教育，以最短的時間，養成健全有力的文化挺進隊，一面接受東洋與西洋的各個時代的藝術遺產，另一方面創造復興中華民族的新興藝術。可是在抗戰開始到今天已有十三個月有零了，在這個過渡時代除了陝北的延安，有魯迅藝術學院的設立，而中央政府隸屬之下的各藝術學校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這一個問題的嚴重性。也許有人為這樣的懷疑，一個藝人決不是短促的期間所能造成，這句話果然說得並沒有錯，不過現在羣衆所需要的並不是純藝術件的畫家，而是宣傳的繪畫工作者，——以繪畫代替文字宣傳民衆與教育民衆，使每一個人都認識敵寇的陰謀與暴行，了解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可能，燃燒起救亡的火炬，在艱巨中奮鬥出一條光明之大路，和平的光輝照耀着世界上的每一個的弱小民族。

最後，我得附帶聲明的，我並不是一味的提倡粗製濫造宣傳繪畫，而忽視精細的繪畫，我們果然希望新進的青年藝人來負起宣傳民衆和教育民衆的重責，但更深盼像在法蘭西大革命的激動起羅曼諦克(Romantic)的怒潮，和歐戰的風雲動蕩了全歐洲的藝壇一般，不論是中國固有的或是西洋傳來的，在這個神聖的為求民族獨立生存的抗戰期間，中國的畫壇經過了這一次的革命洗禮，有一個嶄新的形式(包括着新的內容)出現。

的號兵」的故事，這個故事太有味了，我們聽了，有如小孩子聽成年人講的神話一樣。

「他本來是紅軍裏的戰鬥員」，一個連指導這樣的開始了這個故事：「一天，他帶了六七個士兵，到附近的山上去，他預先打算好，留幾個在這邊山上，派幾個到對面的山上去，再派幾個到比較遠一點的另一塊山上去，一切都定當了，於是，他發了一個命令，這邊山上就「乒乒乓乓……」的一齊放起來了。

「敵人多的是機關槍和大砲，當然不會放鬆過這個驟然而來的襲擊的，於是，「波波波波……轟！轟！轟！……」機關槍和大砲瞄準着兩三塊山上拚命的放了。

「這時候，他——紅鬍鬚的號兵，在山上吹起了衝鋒的號，這邊吹了，又跑到另外一塊山上去吹「吊××團」的號令，一歇，又在另一處吹起「吊××團」的號令，他就這樣的跑着奔着，這邊吹了又到那邊去吹，吹過了衝鋒號，又吹增援號……散在幾塊山上的士兵呢？不停的只管放着槍，「乒乓乓……」

「然後他向敵人陣地摸索過去。

「敵人弄得莫明其妙不知虛實了，結果敵人是退走了。於是，他把敵人拋棄下來的兩挺機關槍和一門小鋼砲，背了回來，更有趣的，他還割來了幾個敵人的頭呢！

「這一來，他就從號兵昇到了少尉。」

金華—後方的樂園

王加點

誰也料想不到的，在浙贛線上的金華這一個小城，現在竟這樣地繁榮了。

記得去年年尾，錢江兩岸戰事緊張的時候，敵機不時地在空際翔翔，金華幾乎成了個死城。居民恐懼着大難的臨頭，沒命地往鄉下跑。街頭的商舖都關了門，替代的是一些賣甘蔗零食的小攤。偶然有經過街巷的行人，也都加速了步武，不再像昔日那樣閒散了。………一切都顯示着恐怖與肅殺，好像這小城已經到了它的末日。

跟着時間的遞進，這小城在漫天烽火中漸漸地繁榮了，計算起來，僅僅半年多的時間。

現在的金華，不再像從前的金華，它卸去了昔日的古舊的外衣，而穿上了時代的新裝，它是那樣地年輕，那樣地逗人呵！杭州是淪陷了，金華就代替了杭州，一切都是杭州化了。

四牌樓一帶，是金華城的脈搏，那裏有着各色各樣的商店：糖果店，冷食處，酒樓，旅社………祇要在杭州找得到的，這裏幾乎都有。在這些地方，陶醉了無數的高等難民。傍晚，當電炬發出它的光輝的時候，金華城的脈搏開始跳動了。

街頭，有着無數人的洪流在洶湧，摩登的年青男女，成對地走着，碰到那些求乞的難民，投下一個鄙視的眼色，那樣傲岸地走了。酒樓上，透出了笑聲謔浪，酒的氣息在空氣裏盪漾着。等到他們的酒杯空了的時候，才滿足地丟了最後的一根牙籤，搖擺着踱出門來。

八詠村，是一個新闢的茶場，那地方臨着江濱，有濃密的樹，潔淨的沙灘。那裏，在熱鬧的夜市中，新的籐椅上，躺着高貴的難民與公務員，他們那樣閒適地喝着上等的茶，吃着精緻的點心；看看皎潔的月亮，清澈的流水……待到興盡，已經是夜闌人靜的時候

金華，如今成了後方的樂園，一切都充滿了昇平的氣象，人們在紙醉金迷，胭脂紅粉中享樂着，好像『天下太平』了。假如每天不是有許多武裝同志匆忙地在街頭經過，每天的報紙上不是有戰事消息的報道，你會相信我們中國還在進行着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嗎？

我們的將士在前線，拚洒着頭顱熱血，跟那些瘋狂的野獸在拚命搏鬥，爲的是要爭取民族的解放，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而在後方，那些慶幸着沒有給敵人砍下頭的無恥的高等難民，竟那樣放浪地把所有的日子盡放在享樂中，這是何等卑賤的行爲！

從敵人的魔掌下逃了出來，如今是可以平安地生活了，國家的興亡，跟他們毫無關係；但是，誰能保得住金華不會變作第二個杭州？那些天生是奴隸的種子，有一天敵人的刀片觸上頭頸的時候，不知他們後悔不？

那些有錢的人們，盡情地享樂吧！敵人離開這兒還遠，聽不到砲聲，看不見火光，金華畢竟是個樂園！

二七，八，一七。

×連指導談到這裏，休息了一刻，然後，他又往下去說着：

『說起他的生活來，更加有味了，他一直不剃頭，也不剃鬍髭，頭髮和鬍鬚都上下的接連住了，只露出了一個特別挺出來的鼻頭。

『其實，他臉也不大洗它的。是天太熱的緣故吧，不過，我却不能完全知道，他總是立着身子，靠在大樹幹上睡覺的。

『他不大高興說話，但是，看到他的時候，他總是一副笑嘻嘻的臉孔對着你的。』

故事是到這裏完結了。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而只能杜撰一個『紅鬍鬚的號兵』的名字來代替了。

金華——後方的樂園

王加點

誰也料想不到的，在浙贛線上的金華這一個小城，現在竟這樣地繁榮了。

記得去年年尾，錢江兩岸戰事緊張的時候，敵機不時地在空際翔翔，金華幾乎成了個死城。居民恐懼着大難的臨頭，沒命地往鄉下跑。街頭的商舖都關了門，替代的是一些賣甘蔗零食的小攤。偶然有經過街巷的行人，也都加速了步武，不再像昔日那樣閒散了。………一切都顯示着恐怖與肅殺，好像這小城已經到了它的末日。

跟着時間的遞進，這小城在漫天烽火中漸漸地繁榮了，計算起來，僅僅半年多的時間。

現在的金華，不再像從前的金華，它卸去了昔日的古舊的外衣，而穿上了時代的新裝，它是那樣地年輕，那樣地逗人呵！杭州是淪陷了，金華就代替了杭州，一切都是杭州化了。

四牌樓一帶，是金華城的脈搏，那裏有着各色各樣的商店：糖果店，冷食處，酒樓，旅社………祇要在杭州找得到的，這裏幾乎都有。在這些地方，陶醉了無數的高等難民。傍晚，當電炬發出它的光輝的時候，金華城的脈搏開始跳動了。

街頭，有着無數人的洪流在洶湧，摩登的年青男女，成對地走着，碰到那些求乞的難民，投下一個鄙視的眼色，那樣傲岸地走了。酒樓上，透出了笑聲謔浪，酒的氣息在空氣裏盪漾着。等到他們的酒杯空了的時候，才滿足地去了最後的一根牙籤，搖擺着踱出門來。

八詠村，是一個新闢的茶場，那地方臨着江濱，有濃密的樹，潔淨的沙灘。那裏，在熱鬧的夜市中，新的籐椅上，躺着高貴的難民與公務員，他們那樣閒適地喝着上等的茶，吃着精緻的點心；看着皎潔的月亮，清澈的流水……待到興盡，已經是夜闌人靜的時候

金華，如今成了後方的樂園，一切都充滿了昇平的氣象，人們在紙醉金迷，胭脂紅粉中享樂着，好像『天下太平』了。假如每天不是有許多武裝同志匆忙地在街頭經過，每天的報紙上不是有戰事消息的報道，你會相信我們中國還在進行着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嗎？

我們的將士在前線，拚洒着頭顱熱血，跟那些瘋狂的野獸在拚命搏鬥，為的是要爭取民族的解放，祖國的自由和獨立；而在後方，那些慶幸着沒有給敵人砍下頭的無恥的高等難民，竟那樣放浪地把所有的日子盡放在享樂中，這是何等卑賤的行為！

從敵人的魔掌下逃了出來，如今是可以平安地生活了，國家的興亡，跟他們毫無關係；但是，誰能保得住金華不會變作第二個杭州？那些天生是奴隸的種子，有一天敵人的刀片戳上頭頸的時候，不知他們後悔不？

那些有錢的人們，盡情地享樂吧！敵人離開這兒還遠，聽不到砲聲，看不見火光，金華畢竟是個樂園！

二七，八，一七。

×遊指導談到這裏，休息了一刻，然後，他又往下去說着：

『說起他的生活來，更加有味了，他一向不剃頭，也不剃鬍鬚，頭髮和鬍鬚都上下的接連住了，只露出了一個特別挺出來的鼻頭。

『其實，他臉也不大洗它的。是天太熱的緣故吧，不過，我却不能完全知道，他總是立着身子，靠在大樹幹上睡覺的。

『他不大高興說話，但是，看到他的時候，他總是一副笑嘻嘻的臉孔對着你的。』

故事是到這裏完結了。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而只能杜撰一個『紅鬍鬚的號兵』的名字來代替了。